



小人物狂想曲

本劇排演或改編必須得作者同意

通訊處：重慶民族路二二四號

# 沈浮戲劇集

一、重慶廿四小時

二、金玉滿堂

三、小人物狂想曲

四、鐵流

# 小人物狂想曲



November 25, 1946

沈从文

新 生 公 司 版

## 人物

秦簡文——六十歲，大學校長。

秦子體（又名達文）——三十歲，簡文之子，爲大學教師。（不出場）

馬龍——三十二歲，簡文之學生。

李迪之——三十歲，簡文之學生。

甯寬誠——三十一歲，簡文之學生。

江孝先——三十二歲，軍醫官。

蕭蘊華——三十歲，馬龍之妻。

蕭蘊青——二十二歲，蘊華之妹。

藍葉——二十五歲，前爲秦子體之未婚妻，後嫁甯寬誠。

周寶蓮——二十七歲，由舞女改行之女傭客。

錢媽——四十二歲，甯家之女傭。

毛毛——八歲，馬龍之女。

生生——五歲，爲藍葉與達文所生之子。

地點：重慶

時間：

第一幕——一九四三年初春。

第二幕——距第一幕之一個月後。

第三幕——一九四四年夏。

第四幕——一九四四年冬。

第一幕

一九四三年初春，山城并無一點兒春意；而山城里的人，也似在春天里做着冬眠。

市街，山野，常日的瀰漫着烟霧，風寒，雨冷，看不見陽光。這時，離時近正午，然而天色却像已入黃昏。

受過火的洗禮的山城，懽，亂，像一堆燒焦了的煤塊；繚繞炊烟，似未熄的餘火。人，都沉默着。窗，都關閉着。聽不見砲聲；看得見的只是江水靜流，活躍的老鼠。

靠嘉陵江邊的一條污穢的陋巷中，古老破落院內的一間幽黯而凌亂的磚屋裏，六十高齡的秦簡文，早已迎着黎明起身了；他正在窗下伏案，專心一意的寫作



他的論文。

這位老人戰前曾經是北平一個大學的校長。在敵人侵入北平後，他率領了一部份學生，和幾位教授，打開了游擊；而且頗有成就；但後來在敵人多次的殘酷掃蕩中，這支正在發育成長的游擊嫩芽，不幸被敵摧毀，而老人不少親如骨肉的學生，也多先後戰死，爲國捐軀。之後，他踏上了流亡線，偕同身邊僅有的三個學生，從戰地轉輾到了後方，而今已是四年了。現在，他在某校教課，同時過着賣文的清苦生活。

這老人的性格是滿強的。他矮小的身軀如舉在那兒一站，真像棵風吹不倒，雨打不倒的冬夏長青的小松柏樹。雖然，四年來的艱苦歲月，把他面頰上固有的那種紅潤都已折磨盡了，但他一雙灼灼有光的眼睛，和一股子誰看見了都感覺親切地熱烈地精神，却始終存在。

他喜歡穿深顏色的西裝，打黑領結，穿白襯衣。假使不是讀書閱報，不寫作

，他是不大喜歡帶眼鏡；但出門上街，那就非持手杖不可。他愛好清潔，所以衣服雖盡陳舊，然樣樣都是乾乾淨淨地。

片刻後，見他擱下了筆，立起身來，他一面俯閱文稿，一面冷索索地擦着雙掌取暖。呼吸的熱氣，好像是衝奔窗外，然而外面的寒氣，却壓迫着它，一個勁兒的往屋裡流。

他好像早已經感到寒冷，於是左手檢起論文，右手放在背後邁着碎步，輕輕的在房裡踱着。他發覺文字上有了錯誤時，便又回到書案上去修改。

屋子裏的光線很黯，字跡都看不大清楚，因而他去窗口站立，就在這一瞬間，一別多日的陽光，欣然地爬上窗櫺了。那被浴於溫暖陽光中的老人，面上立刻現了笑容；心情愉快地，對着太陽仰望了很久。

當他把視線又轉移到論文時，想起了自己餵飼的一隻黃雀，他趕緊地把牠從牆上摘來，敏捷地脫去籠衣，懸於窗櫺之外，而久已困於黑暗苦於飢寒的黃雀，



便在這煦和柔蜜的陽光中，展開雙翅，引吭高歌了。

老人喜悅的心都開了花。他在鳥鳴聲中，亢奮地，呼喚他的一個睡在套間里的學生。

秦：馬龍，馬龍。

馬：（內，頭像蒙在被子裏）呵！

（馬龍，秦簡文的優秀學生之一。他家在北平，年已三十三歲。七七事變的時候，正是他與蕓華結婚的二週年，和生毛毛尚不及兩個月的辰光。就在那時，他離開了家鄉。

他是第一個舉手參加秦簡文所組織的游擊隊的，而且在這隊伍里，對敵戰鬥，他也是最英勇和最有才能的一個。秦簡文愛他甚深，而期望亦重。

他素嗜音樂，具有天才。他心愛的一隻手提琴，作戰都不曾離過身邊。他是好射手，同時也是好提琴家。有時學習製歌作曲，也多可取。在一次激

烈的戰鬥中，他不幸傷了右腿，是個剩了一條腿的殘廢者了。

他是愛美的，而對於個人的事業也存有一個偉大的夢想；但現在因為個人是個肢體不全的人，同時又生活在這瀾目瘡痍荆天棘地的世界之中，所以他的一種明明剛毅的性格，與其對人生具有的一種認識，正開始向着一種可悲的途徑轉進。）

秦：（見馬應聲，更加高興）起來！趕快起來……你到外邊來看看，今天可有  
了太陽啦，趕快起來。（馬無反應）

秦：你應該把衣服被子什麼的，都拿到太陽地去晒晒，潮濕得很了，人會病垮。

（套間仍無動靜，只聞鳥語）

秦：（停筆）馬龍，馬龍！

馬：（內）呵，（聲音響亮，顯然是頭已鑽出了被子）

秦：起來！趕快起來……聽見沒有？（幽默地）不要辜負太陽，路太遠，太陽

是不太容易走到這兒來。哈哈……

馬：（內）好，我就起來。

（秦繼續寫作。門啓，錢媽抱生生入）

秦：錢媽……坐吧，有什麼事麼？

錢：（已經放下生生，因見秦寫作過忙，欲言又止）……沒有，沒有，趕忙吧，沒有什麼事。

（錢媽，秦簡文另一個學生——甯寬誠——家里的女僕，他是安徽人，年四十二歲。人略粗肥，出自農間，是一個直心腸的好人。

她無兒無女，很孤苦。手上帶的這個孩子，名喚生生，是藍葉的幼子；但這孩子的父親，並不是甯寬誠，而是另外一個叫遠文的男子。

生生今年五歲，據說長得像他父親，寬額頭，大眼睛，高高的鼻樑，肥大的耳朵。身上穿着精緻的淺灰色毛線衣褲，頭上梳着油亮地分髮。看上去，

臉充溢着聰慧與秀氣。他身體好，結實活潑，手脚有力。但他的父親是什麼樣？這孩子不會見過，除他的母親之外；恐怕是任何人都不會見過的。

生：秦伯伯，秦伯伯。

秦：（見生跑至面前，哄笑地）哦，這是誰呀？是生生麼？（撫摩他的小分髮）  
生：是，我是生生。

秦：（從窗檻邊上，取過一隻小販沿街兜賣的彩色竹鷄）好，把這隻送給生生好不好？

（生發憨笑，拍小手，把竹鷄接過，投向錢媽）

錢：去謝謝秦伯伯。

生：（跑去向秦鞠躬）謝謝秦伯伯。（跟着跑回）

秦：（欣快地）真乖！真乖！

（生吹竹鷄作響，錢恐有擾秦之寫作，遂阻之）

（李迪之手持黑皮包，匆匆走上）

（慌張地）校長。（忽覺錢在，向之頷首，然後）校長，老馬還沒有起來？

（李迪之，也是秦簡文的學生，從前也是游擊員。在隨秦簡文到後方的三個學生中，他是其中的一個。）

他是天津人，年已三十，但尙未結婚。讀書的時候，身邊的女同學固然不少，但并未得到一個；原因是女孩子們只覺得他好玩，却並不真的愛他。

從前家里很富有，祖上是鹽商，後來沒落。家里的日子，他雖只趕上了個尾巴，但至今他多少還有點兒少爺脾氣。因他好說嘴，是個趣味朋友，同學呼之爲「天津衛」。——個京油子鬥不過一個衛嘴子」。這句話的真理，可以從他的身上找得證據。

人很慷慨，慷慨得自己成年穿着破鞋破襪沒套像樣的衣服。他長得很平常，甚至可以說比平常人還醜一點。他的眼睛總好像在笑，總好像閃動着一點

熱愛而諷刺的光。

他的手筆不壞，文學修養很深，戰前國內有名的報紙雜誌，他時有文章發表。現在他擔任了一家報館的編輯，因為這家報館的經費困難，用人少，所以他不但編本市版，寫小言，而且副刊的文藝版，也須他來代勞。自然，工作和生活，都是很苦的。

然而，筆尖引領着他向真理之路走，所以雖窮猶樂。）

秦：去，你進去把他叫起來，你看今天的太陽多好！我叫了他半天，他就連動都不動。

李：變了，變了，這位先生簡直是變了！（搜翻書架，自語地）在那兒呢？……

校長，您知道不知道……老馬把狂想曲寫好了沒有？

秦：狂想曲……（指牆角廢報紙堆）你看看那兒是不是。

（李嘆了口氣，從廢報堆中把一捲曲譜檢起，抖去上面的灰塵，展開了用鼻

音哼唱起來；但哼唱不久，忽截然而止。

秦：怎麼樣？

李：這簡直是開玩笑末，六個月以前寫到這兒，六個月以後的今天還是這兒……  
我去找他。（直入套間）

（微弱的陽光，於不知不覺中悄然隱去）

錢：（見秦取下眼鏡）秦校長，您不寫了？

秦：呵！

錢：秦校長，我們太太昨兒晚上來過麼？

秦：你們太太，沒有。

錢：今天早晨呢？

秦：也沒有來過。（忽然關切地）怎麼，你們太太跟甯先生又吵架了？

錢：可不是，這次吵得可真兇。

秦：吵得很厲害？

錢：厲害，三更半夜的，甯先生爬起來，穿上衣服就走了；沒有幾分鐘，我們太太一氣也氣走了，直到這會兒（望窗外）這會兒恐怕都有十二點鐘了吧？

秦：有。

錢：您看，甯先生不見回來，太太也不見回來。

秦：噢！

錢：（感嘆地）唉！我們甯先生照這樣對待我們太太，兩口子總這麼吵，看將來的日子可怎麼過？（套間里發出拐杖觸地的得得之聲，顯然是殘了腿的馬龍向外走來。錢遂閉聲話止）

（馬從套間走出。雙臂挾着拐杖，肩上搭了床棉被，和一件戰勝鹵蕪的日本黃呢軍大衣，他面色蒼白頭髮蓬散，顴突頰凹，下眼皮略顯浮腫，看他的肩，胸，和一條細瘦的頸項，可以知道他的健康，是在漸漸衰弱中。身上，穿



着件舊青布短棉大衣，脖頸上圍着一條白毛巾。

馬：（停步在秦的面前）叔長，您叫我起來，請問太陽在那兒啦？

秦：我還騙你麼？馬龍，你看，從來沒有這麼好的太陽，今天……：……：噢，一會兒沒留意，你看它又跑掉了……：……：馬龍，你就把被子晾在外邊吧，等一會兒太陽還會出來的。

馬：等一會兒，會把雨等下來的。（折身回走）

秦：馬龍！

（馬停步，只把頭向秦）

秦：（看了看已經立在遠處台門欄的李，然後走出書案一步）迪之給你介紹的，請你做的那個狂想曲，都快一年了，你應該趕快給他寫出來啦！

馬：狂想曲？

秦：是呀。

（馬走向書案。）

（李，以爲他尋找未完成的狂想曲，便急步迎上，把曲譜雙手奉他；但馬所找的並非曲譜，而是一杯開水）

馬：（把水壺往桌上一擡）連點兒開水都沒有！（說完，又走往套間）

錢：（同情地）怎麼，馬先生想喝開水呀，我去買。

（馬，頭也不回的進入套間）

秦：這兒拿錢去。

錢：我有我有。（囑咐生生）好好在這兒玩，外邊有老虎，可不許出去呦！（生點頭）乖！（下）

李：（把曲譜一丟）看，七七以後，您在北平打游擊，他是第一個舉手參加的，現在變成了什麼樣！（搖頭）洩氣，——校長，昨兒晚上這舉行的座談會還好？

秦：好！很好。

李：可惜我來不及參加。

秦：你忙，晚上報館里得發稿。

李：人到得多？

秦：我告訴你迪之，對昨兒晚上的會我是滿意極了！你看（指屋中凌亂的椅凳）人好多呀，我把隔壁小學校的椅子借了十幾把來，但結果還是不夠；沒辦法，年青的小伙子只好站着，讓歲數大一點的人坐。像王今生，劉光庭，袁亞南他們就都直直的站了一晚。

李：噢，王今生也來了嗎？

秦：來啦來啦，他就站在你這兒。你聽着，我告訴你：宋洪萍坐在這兒，李明環坐那兒，這是盟老，這是張顯章、楊文彩、趙光甫、羅夢生、保康寧、周和、萬彬、劉子桂、賈耀凱、王英輝、朱如慧，好多好多！都來了。

李：噢！

秦：真是高朋滿座，羣賢畢集，大家爲了抗戰，爲了建國種種問題，真是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發言踴躍，情緒熱烈（指地上）你看你看，滿地花生皮，滿地橘子皮，（取紀錄本）長約萬餘言的紀錄，洋洋大觀，而最足使人滿意的有一件事（停住）對了，你猜，你猜這是什麼？

李：（指電燈）昨兒晚上沒停電。

秦：胡扯，這與停電有什麼關係！（生生忽笑）

秦：你看，連生生都笑你了……昨兒晚上最使人感到興奮的，是那麼多的人，那麼多不同的階層，但意見是一致的，今天我把大家的意見綜合起來，起了個大早，寫了篇論文，（取論文）你看看，這個題目怎麼樣？

李：（讀論題）「政治出路是一切生活的總出路」……好的，好的！

秦：還有一件事情我要告訴你，昨兒晚上的會，馬龍也出席了，你說這是不是奇

蹟？

李：噢，他也參加了，真是個奇蹟。

秦：是呀，兩年來，他已經沒有這種興趣了，他昨兒發言雖還有點兒太衝動；但對於國內外的各種問題分析的還夠清楚，而論斷也還正確。

李：（高興地）紀錄在那裏了，您快給我看看。（翻身取紀錄本）

秦：你看，怎麼樣？

李：是不錯，是不錯。

秦：他發言不多，但是精闢透澈！也許他是太興奮了，散會的時候，（指牆上提琴）他還把他的那隻作戰都捨不得離開身邊，視如生命的梵亞鈴拿下來，給大家演奏了一段鮑羅丁的「荒涼之夜」，使得大家盡興而散。

李：（摺上紀錄）可是昨兒晚上那麼高興，怎麼今天又改了樣？

秦：唉！矛盾，矛盾……他是個有偉大夢想的人，然而現在生理上已經有了缺陷

他愛蘊華，想蘊華，然而又不敢見她，自己苦着自己，不過（怕馬龍聽見，把聲音放低）我想等蘊華一到，他的情形也許會很快的好轉。對了，怎麼蘊華還不到呢？

李：真的，應該到了呀！（掏皮篋取電報）您看這是從西安打來的，（讀）即已離陝赴渝。已經二十多天了。（急見生生開門向外走）喂喂，生生，不能出去，不能出去！

生：錢媽，錢媽！

李：到那邊來玩，錢媽就回來的。

生：（哭）媽，媽！

李：（同時）喂，不哭，不哭，生生不哭！

生：（哭）我找媽媽！我要媽媽！

李：不哭，不哭……看多麻煩！來，（指提琴）叔叔拉提琴給你聽啊！  
秦：不哭，不哭！

（秦把生放坐書案上，手向李指了指，意思是告訴生說：別鬧，他拉琴給你聽。李一面定弦，一面做鬼臉向生生哄笑！生生果真笑了。但李拉了丁香山剛拉了兩下，被馬喊止。）

馬：（內）老李，把琴給我放在那兒——濫調！狗嘴吐不出象牙！

（李暗笑！秦令李收琴，李不聽，但再拉，又被馬喊住！）

馬：（內）你放那兒不放那兒？——再拉，砍斷你的手指頭！

（李嚇手忙抖，趕忙把琴還掛牆上。）

李：（故意放大聲）咳，怎麼錢媽還不回來呀？

錢：（適返）來了來了，水來了。

李：怎麼去這麼大功夫哇？

秦：一定是茶館里不肯買？

錢：對了，煤太貴了他們不肯外賣，我這是回家拿來的。

秦：累了你啦，錢媽！

錢：沒什麼，馬先生呢？

秦：在里邊。

錢：（在門外，輕聲地）馬先生。（屋內無反應）

錢：（輕輕扣門）馬先生……水來了。（馬開門，探出半個身子）

馬：（接過水壺）謝謝，謝謝你錢媽！（返入）

錢：（同情地）唉！馬先生真應該有個人伺候伺候——怎麼，聽說馬太太不是要

來……？

李：（忙阻止）噓……

錢：（低聲）怎麼？



李：不錯，馬太太是要來了，可是我們還沒有告訴他。

錢：那爲什麼不早告訴他，叫他心里喜歡喜歡呢？

李：馬先生不願意馬太太來。

錢：（詫異）不願意馬太太來——爲什麼？

李：錢媽。

錢：啊。

李：你方才回家拿水的時候，看見你們太太回來沒有？

錢：沒有哇——您看，今天再不回來，那一定要出事。

李：怎麼兩口子又吵嘴啦？

錢：吵得可兇。

李：那多熱鬧哇。

錢：熱鬧，李先生您這是怎麼說話，兩口子吵架還有個什麼熱鬧？

李：我聽他們吵得太多了。不用說，又是爲達文先生是不是？

錢：還不是爲他。

李：（感觸地）我想，像達文那樣的男子，也的確值得藍葉那樣的熱愛他，那樣的懷念他！

錢：就是啊，我們太太是時時刻刻都在想念着達文先生，盼他回來，把眼淚都快哭乾了。——不用說旁的，就說達文先生留下來的幾樣東西吧：筆記本呀，照片呀，水筆呀，還有他們兩個的訂婚戒子呀，簡直都看成了寶貝。難過的時候，就拿出來看看，本來是想順順氣，叫自己好過點的，可誰知道一看見了這些東西就更難過，如果眼前再有（指生生）達文先生的這個活影子，那就非得哭一場不可。（同情地）唉！真可憐哪，像我們太太那麼年輕，人又那麼和氣，長得又這麼好看，怎麼會嫁上這麼個甯先生？

李：（打諱地）錢媽，你真比你們太太都有眼力！

錢：在宗鄉我儘給人家做媒，沒有眼力還成啊！也別說，無怪我們太太那麼喜歡  
達文先生，叫我看達文先生還是真不錯。

李：（同時驚問）你看見過達文先生？

錢：怎麼，你們都沒見過呀？

李：我們只是常聽你們太太談他。

李：他長得什麼樣子？

錢：比甯先生漂亮得多，不過歲數好像比甯先生大一點。（說着從衣袋掏出一張  
已經撕破了的達文的照片，在張小圓桌上七拚八湊的拚好）你們看，這就是  
達文先生的照片。——昨兒晚上，甯先生跟我們太太吵就是爲這張照片。甯  
先生在外邊儘胡調，半個多月都沒有回家，昨兒晚上忽然回來了，太太氣得  
不理他，他也不理太太，睡了的時侯，太太就一個人蒙着被子哭。甯先生氣

了，後來又在太太的枕邊發現這張照片，還有（又從衣袋往外掏）這個筆記本，訂婚戒子，水筆，喝，這一下子甯先生就更氣了。後來，因為甯先生罵了達文先生不好聽的話，把達文先生的照片也給撕碎了，把太太就發惱了，兩個人大吵大鬧，一氣就都氣跑了，直到現在也沒……秦校長，您……您怎麼了？……您認識達文先生？

秦：（強制着情感，掩飾）不，我不認識他！

李：您覺得面熟？

秦：（向錢）達文先生是什麼地方人，你知道？

錢：我只知道他姓黃，什麼地方人這可得問我們太太。

李：（見秦面有異色，對錢）快把它收起來吧。

錢：秦校長，我看您替我們太太暫存起來吧，等會兒您給她。放在我這兒別弄丟了。

李：（見錢）

秦：好，你放在書桌上吧。

生：（跳下桌子）媽，我找媽！

錢：找媽呀……好我們走，看看媽回來了沒有。

秦：錢媽。

錢：（停步）呵。

秦：甯太太如果回來了就請她到我這兒來一遭，我有話跟她談。

錢：就是吧。（下）

（太陽又閃出雲層，室中充滿了陽光）

秦：甯寬誠這個傢伙，越來越不像話，自己生活那麼墮落，而對於藍葉又是這麼

不盡人情……我得好好教訓他一頓。

李：算了，財他是發了，而且他還想做大官，哀莫大於心死，一個人的心都死了

也就只能夠聽得進鬼話，就決聽不進人話，算了算了！校長方才看達文先生

照片的時候，我看您神色有點兒不對，您認識達文先生？

秦：不，我並不認識他，我是看了達文的照片連想起很多的事情。

李：甚麼事情？

秦：你想，假使五年前藍葉同達文訂婚之後，達文就沒有失蹤，那他們倆組織個小家庭，再生了生生，該是多麼幸福美滿？而像達文思想那樣的進步，行動又那樣的有正義，富革命性，如果不失蹤的話，那麼在這次民族戰爭中，一定會有很大的貢獻！現在，我真希望有一天能看見他回來。

李：豈止是您，我，老馬，誰不想見一見這位偉大的人物呢？不過，這種希望我看很少。

秦：（驚問）怎麼！你想他一定是死了？

李：這倒不一定，不過！您想啊，藍葉帶着了生生一直就等了三年，連一點鬼消息都沒有。

（默然走開）……

……說起來我還真有點兒不高興藍蕙，當初我勸他好好的在報館里工作，不必鬧得寬誠結婚；她忠言逆耳，爲了生活；爲了生活，可是現在生活解決了又怎麼樣呢？哼，有一天連文真要回來，看她怎麼辦？

（怕說下去）去，迪之你叫馬龍趕快把被子抱出來晒，看太陽又出來了……  
……擦不住，把被子抱出來，他又回去了！

（套間里發出木拐觸地之聲，李遂折返。馬將水壺放桌上，在各處翻尋）

馬：（把紙張亂丟）奇怪！我昨兒就放在這兒的！誰給我動了？

李：你找什麼，呵？

（馬無語，仍各處翻尋。李不知馬所尋何物，乃暗中用手勢向秦詢問，立窩遠處的秦，同樣的用手勢作答，告訴他馬龍是在找酒，並指給他放酒的地方，讓李趕快把酒奪到手。）

李完全明白了這意思，他迅雷不及掩耳的把酒瓶搶到手中，馬發覺時，他已跑開了。

馬：（追李）給我給我；迪之，你給我不給我？

李：這麼大個子聽點話呵，酒不是什麼好東西（亂回衣袋裝酒瓶馬猛向李撲去）

秦：（攔阻）馬龍，馬龍。

（李不及馬衝到面前時，已將酒瓶擲到窗外去了，酒瓶在窗外砰然作響。馬追到窗口，憑着窗欄呆呆地望着地面上的破酒瓶，悽愴而忿懣的轉過身來。）

馬：迪之，你真不夠朋友！（廢然坐下）

李：（鬆了口氣，整了整衣袋）是的，我不夠朋友，我李迪之沒有你那半瓶酒值

錢，這……這是甚麼話。

秦：（到馬近前，沉着的）馬龍，你……你說你是不是覺得酒可以把你從痛苦中

解放出來？



馬：是的，它能解救我！

秦：他能給你快樂？

馬：能給我快樂！

（李欲插言，被秦制止。）

秦：你說的完全不是真話，它並不能給你快樂，也不能解救你的痛苦，因為我知道，你不是個弱者。

馬：（抬頭呆望着校長一忽兒，又把頭低下）不，我是個弱者，我是個弱者！

秦：（難過的）馬龍，你……你應該想想五年前的事……你打死過有幾百個日本鬼子，突破過上百次的敵人包圍，而過去你所作的歌曲，在大江南北黃河東西，那活躍在戰場上的千千萬萬的大時代的兒女，頂到現在都還喜歡唱，喜歡聽，你自己看看你過去的榮譽，你真應該振作起來，好好的再幹！

馬：（痛苦地）一切都是夢，一切都是夢！

李：（突奔馬前）老馬，叫你說，同校長到後方來的只有你，我，和甯寬誠三個學生，甯寬誠現在變成了兩條腿的野獸，不能算人，咱不去管他，可是你拿鏡子照照你自己，不讀書，不寫作，一個狂想曲快寫了一年了，還是個未完成的傑作，變了變了你簡直地變了。

馬：（惱怒起來）變，變甚麼變——甯寬誠變成了兩條腿的野獸，我變成了一條腿的瘋子是不是？

李：笑話，誰說你是瘋子來着？（秦勸）哼！要說瘋才是瘋子呢！假使我不瘋，爲甚麼好好的酒往窗外摔？要是我不瘋爲什麼我不把酒喝到肚子裏去？等喝醉了就大哭大鬧大叫，叫人看看多好玩呀！

馬：哭，總歸有一天你想哭都哭不出來。

李：看他多悲觀！

秦：馬龍，我覺得你還是應該接受我的勸告。

馬：甚麼？

秦：……答應我把蘊菲接來

馬：……

秦：……

馬：（惱怒地）被襲，您怎麼又談起這件事……不木！

秦：蘊菲來呀，謝謝你果有好處。

馬：……可是她一定受苦死了！不！

秦：那有什麼呢？不痛苦同毛毛在北平還不是受苦。

馬：那至少他們看不見我……

李：哼！看不見你就真苦！我告訴你老馬，我們心平氣和的談話，你放了心……

兒有這麼些個朋友，難道大嫂子來了，還會叫他們……

（馬不耐起身就走）

秦：馬龍！

馬：

（李拉住了馬的臂膀，馬一時悲從中來，淚潮湧起，用抖顫的聲音講話）  
（握着李手）迪之，校長，我很感謝你們的好意，求求你們不要再談接濟的事吧，蘊華她很愛我，這一切，迪之比校長知道的更清楚。你們想，我今天已經是這個樣子（看看自己的殘腿）怎麼還敢接她來？怎麼還敢見她？她傷了我，一定會心碎的！（坐下）不、不、不要談吧！（雙手抱着頭，像隻受了傷的猛獸）

（室中陽光又逝，氛圍淒涼）

秦：好！我們不談，你也不必難過了！

李：（感動地問秦）他吃飯了沒有？

秦：（豁然）對，你也該去吃飯啦，迪之，你陪他去！

李：對對、先吃飯，（拉馬手）走，吃飯去，吃飯去。

馬：（擦了擦眼）我不餓。

李：不餓也得吃，人是鉄，飯是鋼，火車沒煤就走不動！走，我來幫你拿魚竿，魚簍，吃了飯咱還是昨天一樣，江邊垂釣，釣上個四五條，晚上讓我來打二兩酒，多了咱不打，咱就來個魚下酒！走，走。

秦：去吧。

馬：（見李在後）你跟我做什麼去？

李：我送你去呀！

馬：我又不是小孩子。

李：（望秦一眼，秦示意可）好好，二爺您別發脾氣，您自己去，讓他自己去。

（李將魚竿魚簍等遞馬，馬意想帶帽，李又忙替他頂舊呢帽從書架上取來，並故做殷勤的在帽子上吹灰塵，被馬一手奪過，掉頭而去）

（馬尚未出門，藍葉走入）

（藍葉是個纖細精緻的女子。她生於杭州，九歲時隨經商的祖父和做官的父親到了北平。她在北平讀書，北平長大，因她文弱多病，而又生成一副冷若

冰霜的樣子，所以有一病美人之譽。

她身量平常，但勻稱。腰細，臉兒尖削，眉疏并不太長，一雙手纖細美好，只有足部似略嫌瘦長。

她的一雙略顯呆板的眼睛，模糊的瞳神，似蘊藏着無限的熱情和無限苦痛，她好像用沉靜遮隱心內的創傷，而渴慕和幻想似每天都在損蝕她的容顏。

在七七事變後，他隨校遷到了內地，他和達文訂婚的第二天就意外的失去了達文，她同達文實際上有過夫妻生活的關係，在達文失蹤的九個月後，他便生了生生。他是用了自己的勞力，血汗和眼淚把生生撫養得活潑壯健。

她今天穿了件灰背大衣，藍綢面的旗袍，足上登雙黑絲絨的棉鞋。豐美的鬚髮鬆散的披在肩後，未施脂粉，淡淡的臉兒。當她推門走進時，她的一種甚於平常的憂鬱和疲憊的神情，使馬龍不由自主的停下腳步來。

馬：（驚訝而憐憫地）藍葉！

藍：（有氣無力的）你……出去？

馬：（低沉地）回頭見吧！（匆下）

藍：（好像自語）馬太太還沒有消息來嗎？

秦：藍葉，你……（見李取皮包）迪之你往那兒去？

李：（垂着眼皮，不睬藍）我回去看看。

藍：迪之，你不坐坐麼？

李：我有事，（頭也不回的拉門走了）（藍呆在圓桌邊，悔恨交集的垂頭坐下）

（秦斟了杯開水，放她面前）

藍：（含着淚）謝謝，謝謝您秦校長。

秦：（解帶）藍葉，我知道你很難過，不過迪之是你多年老朋友，你不要誤會。

藍：我知道我自己走錯了路，讓親戚朋友們看不起。

秦：你不要這樣想——甯寬饒他回來沒有？

藍：（只是搖了搖頭）

秦：藍葉，甯寬饒他是我的學生，我認識他很清楚，他現在雖然有財有勢，但總爲非作歹，自私自利，脚跟是站不穩的！你要忍耐，用不着再跟他吵，他總給予你的痛苦，你總會得到代價，那就是將來早晚有一天，他會跪在你的面前給你看的！藍葉，現在我倒要問問你；達文先生他姓黃我是知道的，可是他甚麼地方人，我還不大清楚？

藍：他是湖南人。

秦：湖南人，——他是不是在北平讀書？

藍：是的，北大。

秦：讀什麼？

藍：政治經濟。



秦：他失蹤之前，是在大學裏做教師？

藍：是的，我是他的學生。

秦：他還做過什麼事情？

藍：聽說他曾經參加過北伐。

秦：他家庭的情形你熟悉？

藍：不大曉得，我只聽他說過，他讀書的時候，是很苦悶。

秦：哦！

藍：怎麼，您認得蓬文？

秦：不，我同他不認識，我只是同你一樣；很想他，很想能有一

藍：（感傷地）可是我這一生一世，再不會看見他了！

秦：說也奇怪，怎麼四五年的功夫就得不到他一點兒消息？他……

是被關進了監獄？

藍：他沒有犯法，這不會的。

秦：你很清楚？

藍：很清楚，所有的監獄我都看過。

秦：噢，所有的監獄你都看過？

藍：沒有他，到處沒有他！

秦：（感嘆地）天下的事情往往就這麼出人意外，你往開想，想好了。（把達文

照片等物，取來交給藍，你把它收起來吧。

藍：（欲拆）什麼？

秦：（阻止）你不要看，就收起來吧。

藍：（恍悟）是錢媽交給您的？

（秦再答不出話來，藍終於把紙包拆開，那撕成七分八裂的達文照片，使藍

看了辛酸欲泣）

藍：（捧着照片，凄楚地）遠文，遠文，你在那兒呀！（痛哭）

秦：（壓抑着內心劍痛）藍葉，不要難過……你該知道你所愛的人，遠文，他還有一個孩子，他還需要你用全力來愛護他，來培養他！

藍：秦校長我……我明白，如果不是爲了生生，昨天的夜里，我也許離開人世了。

秦：怎麼？是爲什麼？

藍：秦校長我……我昨天又發現了甯寬誠的另一個女人……。

秦：是誰？

藍：我不認識她。

秦：那你怎麼知道？

藍：昨天夜裏，我親眼看見他走進臨江路的一家院子裏去；我親眼看見樓窗上有一個高身量女人的影子，把他的大衣圍巾從他的手上接過；並且我也親眼看見這樓窗上的燈黑暗了下去。

蔡：那你可以找警察來作證啊。

藍：（搖首，哀痛地）這……這是多麼不名譽，多麼醜惡的事啊！

蔡：你太老實，太厚道。

藍：在我看見樓窗的燈黑了下去的時候，我真是幾乎昏倒了！我難過的想投江去死，但我想到了學生這可憐的孩子，我狠不下心來。而且生生是達文的，讓他落在誰寬誠的手裏，我對不起達文，是死有餘辜的，現在我什麼都不想，只要達文有一天能回來，或者讓我打聽到他的家在那，我就把孩子送給他，我就死也安心了。（哭）

蔡：（感動流痛）我想達文假使還活在世上，那我相信他會循着你的哭聲，走到

你的面前的。（門啓，李手舉電報匆匆跑入）（藍恐為李見，忙遮身拭淚）

李：（邊喊邊入）校長校長，蘆華的電報，蘆華的電報。

蔡：（接電）甚麼地方打來的？

李：廣元。（李向藍燈一照，藍燈忽滅。）

李：（讀電）「迪之，抵元，候車，渝，華。」

李：（歡快）快快！到廣元就快了。

藍：（有意同李講話）迪之，是馬太太的電報麼？

李：（盡若問閒故意避開）校長，您看說慢也不算慢啊，三根

到馬上就要到了，哈哈……

藍：（受李冷淡甚覺難堪，她爲了掩飾自己的窘態，近來約習商報電報，其實電

報上的文字，她是一字未能認得的）。

藍：八號……（望日曆）呀，今天都十六號了，該到啦。

李：對呀，該到啦……

（錢入嘴吁吁地）

錢：（低聲，緊張）太太，甯先生回來啦！

查：（略思）你說我沒在這。

錢：他……他就在門口外等您呢。

查：（突然）什麼，在門外頭？

察：（風姿說話，也很緊張地）是甯先生來了是不是？

錢：是，是甯先生。

察：你去，把他領進來。

李：（攔阻）不行不行！我反對叫他進來！

察：何必呢？

李：我不願意看他那副面孔，他沒有資格進這屋子！

察：我有話對他談，錢媽你去。

李：不行不行！他要進來我就滾蛋。

察：你不要這樣固執好不好？

李：老馬老馬，校長要叫甯寬誠那個壞蛋到屋子裏來呀！你出來，你趕快出來！

（見套內無人，怒然掩門）

秦：老馬不是釣魚去了麼？我叫他進來有什麼關係？

李：有關係，我不願意看他那副面孔！卑鄙齷齪。

藍：（立身）好，我去！

（藍方邁步欲行，忽聞有人扣打屋門）

錢：（担驚他）

（秦指手令錢去開門，但屋門啓處，見來者非甯寬誠，乃一素不相識的陌生人。李退身而坐）

（這人名叫做江孝先，他是上海人，年三十二歲，是個軍醫，在八一三時加入前方工作。）

他是留德生，醫學造詣頗深。爲人勤懇敦厚，謙恭和藹，如更簡明一點兒說，是個十足的老實人。

他在前方服役，因為手術好，人又和氣，所以人人都十分敬愛他。僅僅他。他一直在戰區裏辛辛苦苦工作了六七年，從沒離開過前方。

幾年的戰地生活使他在精神上感到單調和枯燥，最近他所工作的這個軍醫院，須派員來渝領運藥物，他便向法院長要求，得到了這個機會，

他在從戰區向重慶行進的路途中遇見了蘊華姊妹。因乘車落店大家都在一起，彼此便搞得很快。他對於蘊華的妹妹蘊青，是頗有點兒喜歡之意的。

因為在廣元換車，他同蘊華姊妹分了手，今天他以為蘊華姊妹已經到渝，便穿得乾乾淨淨的黃呢制服，大衣，和一雙擦得黑亮的皮鞋，並且手裏還拿着一束鮮花，來登門造訪。

這人長得比平常人略長，背顯稍聳，平正的臉兒，帶近視鏡。單眼皮一雙秀眉，厚唇，寬大的額額，因為他是新理髮，所以取下呢帽便露出又黑又亮的細分髮，而散發着一股子凡士林的氣味。



江：（著驚地）請問這是十四號麼？

藍：是的。

江：李適之李先生在這兒麼？

藍：（轉首）適之找你的。

李：（驚異地）找我？

（春江取名片時，藍同錢下）

江：（遞名片）您是李先生？

李：是，是！（接片）

江：我到十五號去看您，說您到這邊來了。

李：（著倦地）是的是的，請裏邊坐吧。

江：（安詳地向屋裏走，見秦爲他搬椅）謝謝！

（秦又給他倒了杯開水，但他只是欠了欠身子）

李：江先生有甚麼事麼？

江：請問這兒是馬龍馬先生的寓所麼？

李：是的，馬先生就住在這兒，他剛才有事出去。

江：（環顧屋之四周，特別注意浴間）馬太太也出去了！

李：（愕然）馬太太！

秦：您說的是不是蕭蘊華？

江：不錯是的。

秦：他還沒有到哇。

李：今天接她的電報，說是在陸元鏡家。

江：哦！我以為她們早就到了。

秦：您……

江：噢……（又伸手取片）

李：（把手中的一張遞秦，然後介紹）秦簡文秦校長，我同馬先生都是他老人家的學生。

江：久仰，久仰。

秦：江先生是同馬太太一塊兒從北平來的？

江：不，不是，我在前方軍醫院工作，是到重慶來領藥品，我從洛陽來同馬太太是路上認識的，馬太太的令妹蘊青小姐，還有馬先生的千金毛毛，我們從洛陽是一直同行的。

李：噢！蘊青的妹妹蘊青也來了？

江：（特別表示愉快）來啦來啦——一路上他們可吃了不少苦哇。

秦：可是他們怎麼還沒到呢？

李：哎呀！別看他們還在廣元等車子啦吧！

江：不會吧，我走的那天馬太太他們的車子說是第二天開末。

秦：您跟他們不同車？

江：不是的，我坐的是軍車……不過……我想不會吧，他們的車子號數我都看見了——四二八七五。

李：（高興）那麼說今天不到，至遲明天就到嘍？

江：是的，今天如果不到，明天一定會到的……我都到重慶兩天了。

李：校長校長，您聽見了沒有？蘊華可能今天就到，您……（見秦默然，話乃

中止）

秦：我正在這兒想，蘊華我們是接來了，可是我們如何同馬龍講？這是個問題，我真擔心馬龍的感情禁不住。

李：這真得好好想想，他說過，蘊華來了，他會偷偷的跑掉，如果真的跑掉了，

您說那糟糕不糟糕！得好好想想，得好好想想。（走開）

江：（莫明其妙的）怎麼，秦先生，馬太太來，馬先生還有甚麼問題？

秦：其……

李：（在窗口）喂喂，校長，快來看，你們快看，看那是不是一羣人！

（秦江跑入窗口）

李：（指窗外街上）兩個大人，一個小孩，一個脚夫攬着行李！

江：是的是的，不錯，是他們，是他們；那酒袋皮箱我認識。

李：（呼喚）蘊華！蘊華！

秦：沒聽見，沒聽見。

李：（聲更大）蘊華！蘊華！

江：聽見啦，聽見啦！

李：這這……（打口哨）這……

華：（外）噢，迪之，你快來，快來！

李：大嫂子，您好哇？

華：（外）好好，你們都好哇！

李：好好好！（焦慮的問秦）校長您看怎麼辦？（又忙轉向窗外）第一等，第一等啊

秦：我看陪她們先到你那兒去吧，大家好想想辦法。

李：好的，走走走，到十五號十五號！江先生，您跟我來，校長，您鎖門。（學走江隨後，秦鎖門下）

（室中闕無一人，只聞鳥語）

（不久馬返，先聞木柺觸地之聲）

馬：（外）門怎麼鎖起來啦？哼！（隔牆向十五號院喊）迪之老李，老李！（隔壁無人答）也不知是跑到那兒去啦？（又喊）老李，老李！（仍無人應，碎然將門搗開）

（門鉄合葉折斷了，門板斜靠牆上）（馬儂將魚竿魚籃投入牆角，自己懶懶的坐在一個小木凳上，用手抱著頭）

李：（手裏舉着鑰匙，嘴裏喊着跑來）老馬老馬，鑰匙來了，鑰匙在這兒了！鑰

……（見門已被搗開，噤然而立，秦跟隨走入）

秦：（溫和地）怎麼，你感覺不舒服麼？

馬：（痛苦地）我時時刻刻都在不舒服。

秦：馬龍，我希望你能相信我！我們之堅決主張叫你把蘊華接來，完全是出之於

善意！

馬：校長，你怎麼又跟我提蘊華？

秦：那麼說，你是不愛他啦？

馬：（感覺突然）啊！校長您這是怎麼說話？我怎麼不愛她？我就是死了，愛她

的心都不會改變的！

秦：那你爲什麼不願意接她來，不願意看見她？

馬：我，我願意，但是不願意在這個時候看見她。

李：那麼你說，在什麼時候你才願意看見她？

馬：等勝利到來的一天！我願意在中國得到了自由！全中國人民歡欣鼓舞的一天，跑去看她，擁抱她！因為她在那個時候看見我，會減低她的痛苦，因為她的丈夫雖然殘廢了，然而國家是勝利了！

李：可是你這個願望，什麼時候才能實現呢？

馬：我在等！我在等這個時候！

李：怎麼你等？好，你就等吧！

秦：馬龍，你怎麼說出這種小孩子話來了？你要知道，勝利是需要你，我，全中國每一個中國人，站在自己的崗位上工作來爭取的，等等等，像你這樣的等，像你這樣的自暴自棄，除非你是不關心在水深火熱中的蘊華！不想你的蘊華！

馬：校長，我，我何嘗不想她，我真是時時刻刻的在想她，時時刻刻的在想她！



(忽覺門外有人)門外是誰？我好像覺得門外有人！

李：人！(故意到門外看)誰？沒有哇！哎呀老馬你怎麼啦！老馬？

馬：我痛苦，我真是痛苦哇！

秦：可是我，迪之，和你所生活的世界，並沒有兩樣啊！

馬：不，你們比我幸福！

秦：不，我們並不幸福！我們所以比你快樂的，是我們能夠在那兒追求學問，傳

好像是已經是失去自信了；但我們不容你這樣！我告訴你，蘊華已經說了，

她也不容許你這樣！

馬：(驚訝)蘊華，蘊華說了？她，也不容許我這樣？

秦：是的；她就是因為不容許你這樣消沉下去，已經帶着孩子從北平趕來找你，

而且已經到了？

馬：(大驚)已經到了！(恍悟，急向門外衝去)

秦：（緊急呼喚）蘊華！（在門外，立刻走進個滿面淚痕的美婦人）

馬：（愕然地）蘊華！

華：（直投馬懷）馬龍！

馬：（擁抱着華）蘊華，蘊華！（太陽復出，溫柔的陽光籠罩着重逢的夫婦）

（蘊華，馬龍的夫人。她出自名門是一個讀書人家的女兒。生在北平，年已三十歲。）

在她小的時候，未入校即已有了國學淵博的祖父和能詩善畫的母親做了啓蒙導師。她同馬龍青梅竹馬時就很玩得來，他們的婚姻是從小由父母作主但在舊式婚姻中，他們却是最幸福的一對。

他倆在幼小就同在一個學校讀書，一直到中學畢業投考大學時才分手，然而，他們真正愛情基礎的奠定，却還是在分手讀書的一年中。

蘊華的母性最強，天性善良。她雖較馬小兩歲，但她從小就把馬龍做弟弟

一樣的看法。他同馬龍結婚後，因生毛毛而退學治家，這在馬龍心中，永遠是件不安的事。

蘊華千辛萬苦跋涉關山的來到重慶，她心緒的紊亂與痛苦實難揣摩。在她的豐滿的面頰上，已顯示枯澀，純然是靠着一種喜悅和驚懼的心情，支撐着疲倦的身體。

她是來自多寒的北方，身上穿着青呢大衣，沿花邊的青綢面裘袍，足上是雙青蓮色的高桶毡鞋，髮是散露在大衣的領外，而在大衣袋的口外，半露着紅色的，毛氈的荷蘭式的小帽。

蘊華的妹妹蘊青，是個二十二歲待字閨中的女子。她與蘊華雖為親姊妹，但在外貌上，性格上，都無點兒相似處，她長得臉兒瘦削秀麗，身體苗條健美。她很聰明任性，因為驕生慣養，所以待人接物有時顯着傲慢。

在她需要讀書的時候，她已經不讀書，她在敵人佔據北平時中途輟學。蘊華因見她生活閒散，被一般漢奸新貴追逐，怕她墮落，於是把她帶來重慶。

當蘊華走入房屋時，她牽着毛毛隨後跟進。她身上穿着墨綠色的海虎絨大衣，黃皮加克藏青西裝褲手裏提着俄國毛毯和一只精緻華貴的手提箱。在大衣領與粉頸之間，繫着一條用作罩髮的花巾。眉、唇、和微紅的雙頰顯然是經過了脂飾。）

（毛毛在蘊華投入馬懷痛哭時，被嚇哭了。）

青：（牽了牽毛毛的手）不哭！毛毛不哭！（但毛仍哭不止。）

李：（拭去了淚含笑地）好了好了，經過良好，經過良好！

青：（領毛至華前）姐姐，看孩子吧！別看把孩子吓壞了。

秦：對，看看孩子，蘊華。

（李扶馬坐下）

華：（爲毛拭淚）不哭，毛毛不哭，這怕什麼？你不是要找爸爸麼？

江：（對秦李）毛毛想馬先生可真想得厲害（對毛）毛毛那不是你爸爸麼？

青：去，到爸爸那兒去。（毛覺生疏，踟躕不前）

華：（推毛）去呀，那不是爸爸麼？

（毛終於奔入馬懷）

李：（高興地）好好一切經過良好！一切經過良好！大嫂子，您看毛毛多乖呀

！多有趣呀！

華：頑皮得很！一路上哭着喊着要找爸爸，他總問我：媽媽爸爸在那兒呀？爸爸穿什麼衣服啊？怎麼還看不見爸爸呀！我就對他說：爸爸打日本鬼子爸爸穿軍服，不要忙一會兒就可以看見了，好，這以後他一看見穿軍服的就指給我

看，媽媽，這個是爸爸呀！你看多氣人！

李：毛毛，媽媽說的這是誰呀？

華：這一路上江先生在他身上可不知受了多少累，花了多少錢！江先生坐啊！您

青你把提箱給我。

李：怎麼大嫂子，

華：呃！我就是給你帶了東西來啦。秦先生，路遠沒有什麼東西好帶，這個烟斗

送給您，這還有兩盒煙葉。

秦：好極了好極了，紙烟太貴，我正要改抽烟斗，謝謝。

李：我呢？大嫂子送給我動什麼？

青：姐姐，不給他，方才搬行李，他一點兒東西都沒搬。

李：好了好了，蘊青小姐，現在我一點兒東西都沒有搬，等將來回北平的時候，

有的行李都是我的事。

華：給你孩子一雙，額帶一條，襯衣一件，十五號半，對不對？

李：對對對！老馬你現在可以知道我為什麼盼大嫂子來了！怎麼？還帶了咖啡來

了？（伸手入箱）。

華：是呀，我知道你和老馬都喜歡吃咖啡，所以給你們帶了一盒來，路上我們已

經吃了一點。

李：（嗅）啊！好香的咖啡呀！（但把盒子掀開大感失望）哎呀！是個針線盒！

（衆人大笑）

毛：爸爸也笑啦，爸爸也笑啦！

李：老馬，你看你多大福氣呀！

華：（合上箱子）好啦！現在我可以宣佈一件事情啦……老馬……

李：（同時阻止）蘊華。

華：不，我覺得是應該說的。老馬，我這次到重慶來，你知道我是怎麼來的麼？

我告訴你，是秦先生迪之和藍葉小姐他們寄信匯款叫我來的，他們大家對我

們真是太好了你……（馬肅然立起，過去換次的同秦李握手，感動的流淚，

用手帕掩泣）

秦：（高興地）馬龍，這時候你能哭，我們倒覺得快樂！因為你的眼淚已經告訴我們，馬龍復活了！

李：是的，毫無疑問，狂想曲是一定會成功了！

（幕落）





## 第二幕

### 第一場

時光匆匆地過去一個月，含着陰鬱神情的山城，在微微地春風中，喜悅的震顫起來。

這依然是馬龍的兩間住房，但經蘊華精心裝飾之後，已是大部改觀，另有一番氣象了。

窗，已裝上了帘布，質料雖不過是平價藍布，但從遠處看，却也樸素大方。從前，電燈上沒有燈罩，只是紮包了張廢報紙；而現在，也已換上了乳白色的磁燈罩，適當的擺在屋中的一堂竹藤椅和兩對漆椅，顯爲新置，那一只小圓桌雖屬舊有，然上面的桌布和一隻花瓶却是新的。在靠窗的牆角處，有塊花氈蒙着高高

堆起的箱子，上面擺着鏡子，和幾樣化妝品，這不問可知是充做梳裝台之用的。

今晚，月色很美。馬龍夫婦，特製了幾樣家鄉小菜，在家宴客。不過，這已是餐畢散座之後的情景了，我們看見的只是錢媽在輕輕的掃地，繫着布裙的蘊華，挽捲衣袖刷刷地洗箸碗。江孝先這時斜倚在藤椅里，一面剝橘子，一面把視線不斷地投向對鏡整容的蘊青。秦簡文和藍葉這時在露台說話，馬龍在套間里試奏他的「狂想曲」，是不斷的從里面傳出斷續的或重複的提琴之聲。

華：錢媽，你一天夠累了，放在那兒吧，等我一會兒掃吧。

錢：（穢物已掃入簸箕），好了，您不要客氣，馬太太，我在家里還不是一樣的做。

青：錢媽，你吃飽了麼？

錢：飽啦，飽啦，吃得挺飽挺飽的。

青：你麵食也吃得來？

錢：吃得來，只要是人吃的，我都吃得來。

華：錢媽，你順便到廚房彎一彎，看看水開了沒有。

錢：好的，開了我就把它提了來。（下）

（套間琴聲高揚）

江：（凝神諦聽，似自語）馬先生的提琴拉得真不錯——馬太太，您知道馬先生拉的這是什麼曲子？是不是悲多汶的第三交響曲啊？

（青突發笑）

華：（忍笑地）不，這並不是悲多汶作曲，這是馬先生作的「狂想曲」。

江：（豁然）噢！——（自己解嘲地）無怪密絲蕭笑我了！

青：（噴笑）我可並不是笑你呀！

江：（笑迷迷地）你明明白白的是笑我；還不認賬？還不認賬？哈哈哈……

（華青默然）

江：怎麼，馬先生的「狂想曲」已經完成了？

華：好啞，不過部份的還需要修改。

江：馬先生真是了不得的天才！（聽琴讚賞）好，這個曲子好，將來一定會成爲名曲。

華：誰知道他做出來怎麼樣。

江：錯不了，錯不了，對於音樂固然遠不如我對於解剖人體，動手術，治傷兵；來得內行；但是我聽馬先生談過，歌詞也讀給我聽過，今天又聽了聽這個曲子，好，一定會成功！一定會成功！

馬：（內）蘊華，蘊華。

華：呵。

馬：（探出半個身子）來來，你把這二位大人物給我請出去，頭都給他們攪昏了。（退回）

華：（用裙擦着手，向門裏喊）出來出來，請你們二位大人物到外邊來玩。

（毛毛和生生手牽手的走出，各人手里都拿只紅橋）

華：哎呀，瞧這個髒像，來，到外邊來洗洗手。

（華領毛毛和生，走上露台）

（青已經修裝完畢，坐於床邊換鞋子）

江：密絲蕭，你準備出去麼？

青：沒有一定。

江：噢！

（室中忽靜）

（青發現鞋尖有泥痕，意欲取巾揩拭，江忙把自己的手帕掏出遞青）

青：不，我有。

江：（只好又把手帕收回）——密絲蕭。

青：呵。

江：我想你今兒如果高興出去的話，我倒很想找個地方同你談談。

青：在這兒談不一樣麼？（避開）

江：這——不大方便，我實在很想同你做個長時間的談話，我覺得我們有處必聚，在這兒……也不知是怎麼回事，我的心總好像……

錢：（提水壺入）哎呀，滾開滾開的——茶葉在那兒啦？

青：不忙，先給江先生倒盃白開水吧！

江：（感觸地）對，給我倒盃白開水吧！（坐下）

（華返入）

華：錢媽，你去給露台上秦先生，跟你們太太送盃茶去吧。——你們太太又在罵兒……

錢：怎麼，又哭啦？

華：可不是。

錢：唉，老哭可有什用？他發像我這個孤老婆子的命，那還不得把血都哭出來？

唉，不會有好結果的。（走上露台）

齊：（疑心地）姐姐，甯太太，和秦校長又在那兒談什麼呀？

華：還不是談甯寬誠。

齊：甯寬誠，甯寬誠又怎麼啦？

華：那還會有什麼光榮的事——做投機生意呀，想運動個大官做做呀——想法子

剝削人呀，苦害女人呀，還……還……大概還談什麼離婚不離婚的。

齊：離婚？——是甯寬誠要同藍葉離婚麼？

華：誰知道是誰跟誰。——奇怪！你近來怎麼老是愛打聽他們的舉？這麼關心他

們的事？



青：大……大家不是都在關心她麼？

華：（沉了沉）這也倒是實在——說起來甯寬誠可真不應該，你看，當初他在北平跟你姐夫同學的時候，那個窮酸像？現在認了這麼個闊乾媽，有財有勢啦，就這麼昏天黑地的活作孽。甯太太真還幸虧有這羣朋友，有秦校長，說說道道的，精神上可以得點兒安慰，不然，那真是有淚無處掉，有苦無處訴呢——多可憐呀！

青：您覺得她可憐？

華：怎麼不！一個女人到了像甯太太今天這種地步，難道還不可憐？——唉！一個女人一生最愛的還不就是一個人……（捧着碗走往套間）

青：姐姐……（黯黯地向讀晚報的江撇了撇嘴）

華：（倒很想讓他們談談）沒關係，你陪江先生談一談吧。

（華下）

青：（勉強地）江先生（看手錶）我看天也晚了，我們的事，就馬馬虎虎在這兒

談談好不好？

江：好吧，你決定了沒有呢？

青：我已經決定了！

江：那你決定怎麼樣？跟我到前方去？

青：不，我決定先在重慶住一個時期，不走了。

江：（惘然）呵，呵。

青：你想，我剛從北平到這兒還沒有多久，走了那麼遠的路，吃了那麼多的苦，

又跑回去，多不好哇。

江：唔，多跑點兒路，多吃點苦，年青人這算什麼？再說我們所要去的地方，又

並不是北平，而是另一個地方呵。

青：我曉得。

江：密絲蕭，我覺得你現在不妨想想看，你本是來自淪陷區的人，現在再由大後方轉上前綫，一個人能在抗戰中多跑跑，多看看，多多充實充實自己，多多的把自己的力量貢獻給國家……不好麼？

青：好當然是好，可是……說也真怪，我真也說不出來是什麼原因。旁人一到了重慶就討厭重慶，說重慶這不好，那不好，可是我一到了重慶，就特別對它發生好感，假使現在就叫我離開它，我從心里還真有點捨不得。甘脆，我謝謝您！謝謝您給我熱心的介紹工作。我是決定暫時留在重慶啦。

江：密絲蕭。

青：呵。

江：我覺得你這個決定，是你一個損失！

青：怎麼？

江：同時也是我的一個損失！

青：（不便再問下去）

江：（真誠地）密絲蕭，我……我今天可以很坦率的向你表示！我實在希望你能開我新方去，因為我覺得你很好，你將來一定會是個很好的醫學人材，並且如果我們能長在一起，彼此也能多多認識。……我這種說話，也可以說我心的心是在怎樣的跳動，你不會不覺得？總之，在我認為：只要你肯同我到前方去，那無疑就是在我們的人生大道上，打開了幸福之門！而尤其是我，那我將來真不知要做出什麼樣的偉大事業，讓我們永遠享受着人們的崇敬和光榮！密絲蕭，你覺得我說的話對麼？

青：關於這些，我也倒並不是沒有想過。

江：噢，你也過想？

青：是呀，可是我無論怎麼想，我總還是捨不得離開重慶。（隱藏不住的笑了）  
江：（也笑了）小孩子小孩子，說了半天還是貪玩心勝，其實重慶有什麼好玩呢

？霧氣那麼重，對你的身體也不相宜呀？再說去前方又並不是一去就不能回來，你幾時想回來看看，還是可以的呀！

青：（再找不出適當的答詞，她只是低着頭，在地上捻着鞋後跟，說出了這麼一句簡單的話）不好！

江：（首屈不問地）那末讓我們想想看，看看有什麼辦法可以克復這種困難？——怎麼樣就能夠你在那兒，我也就在那兒？密絲蘿，想想看，我們想想看。

青：（故意爲難他）那……那除非你不回前方，就留在重慶。

江：呵！不回前方留在重慶，我？

青：是呀，即使不能共同合作，但至少見面的機會總應該多些吧？

江：見面……

青：可是你又捨不得離開你的前方！

江：（笑着，頻頻的搖頭）——那我的工作問題可怎麼解決呢？

青：你不會自己開醫院？

江：開醫院？（套間里有了動靜，馬攜提琴走出，華後隨之）

華：老馬，老馬，你到那兒去？

馬：我給老李去打電話，這個「衝嘴子」還不來，（把琴掛在牆上）校長呢？

華：在露台上。

馬：（葉葉也沒有走？）

華：沒有。

馬：好，那你替我留一留他們，都別讓他們走，我就回來！噢，江先生你也多坐

一坐，回來我們就開始試奏「狂想曲」。

江：怎麼，已經完全成功了？

馬：好啦，好啦，等會兒試唱一下，大家聽聽看。

江：看樣子是很得意的樣子呵？……

馬：談不上，不過我敢這麼說：江先生！在抗戰尚未得到勝利的時候，如果全中國人都唱我這支曲子，那他們立刻就會感到有勝利的愉快；假使在勝利的時候唱我這支曲子，那全中國人就會興奮的飛起來，飛起來！飛起來！……哈哈……

（到門口翻身）江先生，千萬可不要走嚟？

江：不走不走……（馬早已跑掉了）

（青於此時潛入套間）

江：（歡快）馬先生真不失為藝術家的本色，據說藝術家們都是這樣的，創作的熱情一上來，那簡直像瘋狂了一樣，您看，全中國人還沒有飛起來，馬先生

一個人就先飛起來了，哈哈……

華：他……

江：（想青已不在，嘆息）馬先生很幸福……很幸福……

華：怎麼樣，對於到前方工作的事，總青怎麼樣同意？

江：（搖首）我也已經開始感到失望，我好像並不適合在他的身上引起一種熱力！

華：她不願意去麼？

江：她不想自己也不願意去，反而還希望我也不要，希望我在重慶開醫院。

華：開醫院？……

江：這是很值得考慮的，固然，要叫我在重慶開辦個大規模的醫院我還沒有那種力量，如果小一點兒的末，條件倒還夠，因為我舊日的幾個要好同學，差不多都在這裏，在醫院里工作的也有，自己掛牌的也有，開藥房的也有，籌錢末，倒不是件難事，不然我……

華：（見他有些心動，有意點破）江先生，依我看，您還是痛痛快快的回前方去

吧！

江：呵，——怎麼？您覺得蘊青這種意見不好麼？

華：我倒還沒有多方面想過，要按理說呢，您假使真的開個醫院，或者是自己能



掛牌，讓蘊青跟您在一起，替您在事務上幫點忙……

江：「還不，我如果真開醫院的話，那一定叫蘊青好好的跟我學醫，做我的助手，她是很適宜於學醫的。」

李：「（或者就是叫她跟您學醫吧，原都未嘗不可，不過，您這次到後方來是有任務，是領運藥物來的，院長是那樣的信任您，看您在戰區工作了六七年從未離開過前方一步，真是勞苦功高，所以才答應您的要求，把到後方運藥的這個機會給了您，叫您乘機到後方來觀光觀光，如果您不回去，那幾千萬塊錢的東西您可交給誰？雖然回來的還有一個同事，您放心麼？」

江：「呃！這倒是個問題。」

（李推門上）

李：（對華拱手）對不住，對不住，大嫂子，你看，您今天特爲我烙薄餅，吃包餃子，可是我就不能如約而到，沒旁的，自動受罰（把手中的一包東西遞過

去)破器口的小花生半斤。

華：(微笑)你這個傢伙！大家等了你好久？今天好不容易買到肉。怎麼樣？餃子餅的都還給你留着嘍，擱鍋里煎煎熟，你吃點兒好吧？

李：算了，別麻煩您了，等會兒我帶點到報館去宵夜。

華：那也好！(給李斟茶笑着眼睛)你這個傢伙。

李：我告訴您大嫂子，我今天才倒霉呢。本來我想到這兒來吃薄餅的，忽然我們報館的總經理打電話：叫我到他家里去吃晚飯。

華：請你吃飯還有什麼倒霉？

李：倒霉，倒霉，那里是請我吃飯，簡直是鴻門宴！對了，倒霉的事，明還是等會兒再談。先讓我告訴您一個奇遇吧大嫂子。

華：奇遇，你遇見了什麼？

李：剛才在我們總經理家吃飯，我遇見了甯寬誠的乾媽，鼎鼎大名的孟二太太。

華：噢！

李：這位太太那簡直胖得有點兒出奇，身上又穿了那麼件藍底白花亮光光大旗袍，遠處一看，簡直是一條荷蘭牛！並且這位太太的胃口也真不小，吃得真有點兒嚇人，菜一上，她是三下五除二，二一添作五，四一二十二，哎呀！我適見了這位胖太太，就像隆美爾碰見了蒙哥馬利一樣，是毫無辦法。

華：哎呀，那多難進訂。

李：餵，你還別提不起她餵，據說她還是操縱黃金市場，擾亂物價的權威者。

李：其實叫我看，那簡直是一塊廢料，像他那樣的吃法，有一天漲破了肚皮，最多地不過是做做肥田粉而已。（見江）噢，江先生，您在那兒想什麼？好像心思太大的呀！

江：沒，沒什麼，李先生您很忙？

李：還好。您向何方擡得幾天吧？

江：還得幾天，還得幾天！（入套間）

李：（奇異地）這個人怎麼啦，迷迷糊糊地——蘊青到底愛不愛他啊？

華：她並不愛他；可是也並不怎麼太討厭他！

李：那就有希望囉！

華：我看恐怕成問題；你看蘊青那麼機靈，江先生是這麼忠厚，怎麼湊得攏呢？

李：大嫂子，您這才是句明言，我告訴您，我早就看出來了；那個機靈的像個猴

子，這個笨的像條牛，金聖歎曰：「瞎子打燈籠白費蠟！」

華：你看也不行啊！

李：怎麼行呢？誰要想追我們的蘊青小姐，那真得能跑萬米，這位江先生啊，我

看他連五十米都跑不動。

華：（笑）你呀，你就會笑話別人。

李：是呀，我也就是因為怕別人笑話我，所以對於女人，咱是敬得高高的，躲得

遠遠的。

華：你不要這樣說嘴，你不講一輩子不結婚。

李：我呀，快到峨嵋山當和尚去了。

華：滿嘴沒正經，有合適的你也真該找一個啦，別糊里糊塗的，已經不小了，快三十啦。

李：沒辦法，全重慶今年的人口是九十五萬〇六百十四人，男的五十八萬九千四百八十九人，女的是三十六萬一千二百二十五人，女的已經比男的少了二十幾萬，大家已經感到女人荒了，那邊輪到我的份——再說我又不是甯寬誠，又沒發國難財，誰嫁我，還不餓死？

華：甯，說真個的迫之，聽馮龍說，當初藍葉跟你不是挺好的麼？你爲甚麼……  
李：大嫂子，遠在北平我就跟您說過，關於女人，除去我母親和大嫂子您之外，其餘……還是少談爲妙。老馬呢？

華：噢，他給你打電話去嚟？

李：糟糕，我一直到這兒來就沒回去。報館的電話從下午就壞了呀！

華：那可叫他往那兒去找你。

李：校長呢？我得把這件倒糞事告訴他，同他商量商量。

華：他在露台上同藍葉談話。

李：藍華？

華：你去談談有什麼關係？

李：我還是這兒坐坐吧。

青：（內）姐姐，姐姐。

華：呵。

青：（內）您來。

華：什麼事呵？

清：（內）您來呀。

李：快去吧，空氣緊張，您快去給解解圍吧。（華下）

（李燃了支煙，略思片刻後即走往露台；但秦簡文和藍葉適於此時從露台走出，當他們的說話聲傳出時，他又折返）

秦：我一向就是這樣看法，甯寬誠之有今日，完全是因緣時會，僥倖致富；事業上不會有什麼前途，他爲了幾個臭錢將來不會因錢而把自己的性命送掉，那還算他幸運。不信你就往後看……迪之，你怎麼才來？

李：因爲有點兒旁的事就攔啦。

秦：你到露台上去做什麼？

李：沒什麼我去看看。

秦：你等會兒再去……迪之，藍葉也在這兒，有件事想同你談談。

李：談，談什麼？

秦：藍葉，如果能成的話，你可決定去？

藍：是的，（對李）迪之，本來今天我有許多話想同你講，但一時我真不知怎麼說好。現在我只是這樣對你說：今天的藍葉希望你能做五年前的藍葉看，因為她依然需要你的友情！

李：五年前的藍葉，同五年後的藍葉還不是一個藍葉，有什麼兩樣呢？說到友情我們到現在還不是很好的朋友！（避開）校長，您說吧，有什麼事？

秦：藍葉她決定今後想不靠甯寬誠生活，自己出來做點兒事，希望你能幫她的忙，跟報館里說說，想還叫她回報館去做校對。

李：校長，這件事恐怕我是愛莫能助！

秦：怎麼？

李：報館里的這碗飯，恐怕我也不能吃多久了！

藍：怎麼，你想不幹了麼？



李：不是我不想幹，而是人家不叫我幹。

秦：爲什麼？

李：這件倒楣的事我正要告訴您；方才我們報館經理請我吃飯，原因是昨天我在報上寫文章，罵了甯寬誠的乾媽孟二太太，罵出亂子來了，我們總經理今天當着孟二太太的面把我大鬧了一頓，可是過後在背地又來勸我，勸我以後寫東西要技巧點，最好少得罪人，少找麻煩，既知雞蛋碰不過石頭，那索性就不必碰，規規矩矩的寫東西，老老實實低頭吃飯，比什麼都強！您看，這編輯我還怎麼當得下去？（藍秦默然）

李：說實在話我這份編輯當的還不夠可憐麼？這您是知道的，一個月只不過六千塊錢，發本市版，寫小言外帶還要編副刊……哼！這年頭兒，腦子真都沒有豆腐值錢嘍！

秦：迪之，你打算怎麼樣呢？

李：怎麼樣，早晚還不是捲鋪蓋滾蛋！（走去露台）

（藍默然坐下）

秦：（感歎地）藍葉，你看報館的事迪之都要幹不成了，你旁處是不是可以找到工作的機會？

藍：找找看吧。

秦：不過，藍葉，你的經濟生活，如果能夠自立，那固然很好，可是我總想甯寬誠他不見得就允許你出來！

藍：難道他還要把我苦死，悶死，活活的受死？

秦：這個傢伙他可能對你這樣，不過你不要怕！

（藍默想）

秦：萬一他不允許你出來工作，那索性你就站起來跟他鬥！

藍：跟他鬥？

秦：怎麼樣，我覺得你應該勇敢點！

藍：可是校長，我們不過過他！

秦：不要緊，放心，我，馬龍，蘊華，還有迪之，我們都是你的人，都是你的人！

藍：不行，校長，你或者還不大清楚，現在您的這位學生，拔一根汗毛，都比我

們的腰粗

秦：（見藍無動志）那只好還是我在露台上同你談的辦法，跟他好離好

散。

藍：不行，他不放我走？

秦：憑什麼？

藍：他有鎗，他就憑着他的鎗，他說我寧肯叫你死，也不能叫你離！

秦：（憤不可抑）這個萬惡的東西！

（華忽從套間跳出）

華：秦先生，你們聽見沒有？外邊好像有人！

（秦監傾聽，江走入）

秦：沒有哇？

華：不，我聽得清清楚楚地。（外走）門沒有關嘛？誰？誰呀？

（傳進打門聲）

華：（外）不錯是打門，是打門！

秦：（聽聽）誰？是達文？

監：（驚）誰？達文？

秦：監葉，達文，一定是達文！

江：怎麼達文先生回來了？

李：（匆入）怎麼校長，是達文先生回來了？在那兒，在那兒？快把他請進來呀

秦：蘊華迎出去啦。

李：大嫂子，大嫂子！

（秦李江正欲跑出時，華返）

華：呵，迪之，你喊什麼？

李：達文先生呢？達文先生在那兒？

華：（愕然）什麼達文先生？

李：您……（語塞，望秦）

秦：蘊華，我好像聽說是達文來了！

華：達文？……（恍悟）噢！是您聽錯啦，我沒有說達文，我說是打門，打門，

有人在打門。

（秦表失望，門外出現一豔裝麗人）

蓮：（立於門外，向屋裏的人點首）Hello! May I come in?

（周寶蓮，戰前上海的舞女，但那時她並不叫周寶蓮，而叫做周媛媛。在上海淪陷後，她去了香港，因她姿色動人，跳得很好，所以在香港舞壇上享了幾年紅運。

他身材長得很高，各部發育得很好，因她具有西方女性美，所以在港滬兩地，西方舞客特別多。爲了交際和生意上的需要，她學會了一口洋涇浜的英語。

英語雖然是洋浜濱的英語，但無論在什麼場合她還愛露露，所以你看她剛一進來，就對着屋子里的人來了這末一句。Hello! May I come in?  
然而她並不是壞人，但也說不上是好人，她全然是個金玉其外敗絮其內的世俗女子。在太平洋大戰爆發後，她跑到重慶，重慶無舞場，更由舞女一變而爲掃客。

因爲生意上的交往，她漸漸的成爲雷寬誠的密友，雷寬誠的乾媽被通緝後

生意上的好門徑。）

秦：請問您找那位？

蓮：密特甯，甯寬誠。

李：（厭惡地）不在！

蓮：密絲蕭？

（秦以爲她找蘊華，便手向華指）

蓮：No, no, I'm looking for a pretty little girl. 這兒門牌是不是十四號？

秦：是的。

蓮：Why That's funny!

華：喂，你找的是不是蕭……（見青出）噢，蘊青你看看是不是找你的？

蓮：呵，是的是的，It's you! It's you! I'm looking for……怎麼樣，密絲蕭，你看見密特甯沒有？

(秘密暴露，衆皆大驚)

青：(窘，希圖掩飾)密特甯……

蓮：(疑其健忘)咦，你不認識我了麼，密絲蕭？我叫周寶蓮，你，我和甯宜談，我們在一起不是玩過好幾次了麼？北溫泉吃魚？勝利大廈的跳舞會？國泰戲院，大三元？

青：(不能再不答)我沒有看見他。

蓮：咦！你們昨天不是約好了今天見面麼？

青：可是，我還沒有看見他。

蓮：You are not kidding me？

青：我騙你做什麼？

蓮：Esd boy！我有許許多多珍貴的東西都交給了他，託他到他乾媽那兒介紹轉賣的，他總沒有回信給我，今天有人到我那兒去看貨，又找他不到 Esd boy！



好，我得找他去，密絲蕭，等會你要看見他，務必跟他到臨江路去一起。

藍：臨江路！

蓮：是的，我就住在臨江路，等會兒無論你們那位看見他，就請帶他到這兒來。Bye! Bye! (下) (蓮飄然而去，藍以所有的眼睛都集中在青的一人身上，惟有藍，是垂着頭沉默着，心內似迴響着一種意外的聲音)

華：藍，你怎麼同雷寬談玩起來了？——怎麼一直瞞着不告訴我？

(青赧然不答)

華：(恨怒)沒出息的東西！

青：(羞惱成怒)什麼？沒出息！這又有什麼沒出息？

華：你跟雷寬談來往就是沒出息。

青：來往又怎麼樣？他是人，又不是鬼！

李：什麼？鬼！哼！雷寬談他死了下地獄，就連鬼都不願跟他在一起！

青：有你甚麼事？——奇怪。

李：我還奇怪呢？幾年不見的小鬼，就一變變成這麼個大鬼！

藍：（再也坐不下去）錢媽，錢媽！

錢：（出露台）太太。

藍：抱少爺，我們走。

（錢返露台燃火把。青憤入套間）

華：（難過的）甯太太！……

藍：馬太太，我很瞭解您，沒關係，不要往心裏去！（見錢搯生出）走，我們同去！

秦：（忍無可忍，將藍喚住）藍葉，甯寬賊現在是不是可能在家？

藍：做什麼？

秦：他如果在家叫他到我這兒來！

李：不不，我反對，這屋子他不能進來！

秦：我要厲厲害害的教訓他一頓！

李：我不願看他那副面孔，他來我就滾蛋，而且永遠不推這屋子！

秦：好，藍葉，我同你一塊兒去！

藍：您？

秦：沒關係我們走？

李華：（同時）校長！

秦：你們不要管！（下，藍葉隨下）

李：我真是做夢也想不到——無怪地這些日子總是打聽當官同藍葉的事體！

李：事情已經發生了難過着急有什麼用！好在亡羊補牢不為晚好好說說她罷了。

李：不行，你可不知道她現在的脾氣可有多大！

江：馬太太您不要太難過，對於這件事情，大家也不必看得那麼嚴重，我倒覺得蘊青即使還年輕吧，但還不至於連好人壞人都分不出來。我相信，世界上就決不會有一個人不喜歡走乾道，而偏偏喜歡走泥路的道理。

李：江先生，您說的很好，所以您這位老實人也就不會說出不老實的話，可見現在的人啊，尤其是女人，她就還喜歡走泥路而不喜歡走乾道呢！

江：爲什麼？

李：您不必問，這種哲學將來會在您的身上證明真理。

江：不不，李先生，請您告訴我，我要知道。

李：（取牆上提琴）算了算了，不必問，沒甚麼深奧的哲理。

江：不不，我要問。

李：非要問不可？

江：呃！

李：那還不容易懂麼？走乾道多平凡，走泥路又是泥又是水的多有趣呀！

毛：（倚華身邊）媽媽，你看生生把一個大橘子給我。

華：（并未理他）迪之，人家這麼心煩末你還拉琴，放那兒？

李：趁着老馬不在家，叫我拉兩下過過癮吧！

（但琴弦甫定，馬忽返來，遂又忙着將琴掛好。馬入）

馬：（指李）是不是你動我的琴？

李：沒有，我沒有動啊！

馬：沒動，風颳響的？

（李笑）

毛：爸爸，是李叔叔動的。

馬：啊，你騙得了我，你可騙不了我這個情報局的局長，（放下購來的糖果零食）……你這個傢伙到那兒去了？給你報館打電話打不通，跑到報館找你又不

在，追到你們總經理家，你又跑掉了（覺華異樣）哦！你怎麼啦？

華：（幾乎是一驚）啊！沒有，沒甚麼，毛毛走，我送你去匯。

（馬詫異地望着走去的華的背影，用眼睛向李問詢，李掩飾地搖頭搖手，表示沒有什麼，馬放下了心）

馬：（依然興奮地）蘊華，你趕快出來呀！

華：（內）好，我把他哄睡了就來！

馬：江先生，老李，校長即刻就來，等校長一到，我們馬上就演奏。

江：好好。

李：怎麼？你的狂想曲已經完成了？

馬：我到處找你，還不是叫你聽聽我的狂想曲。

李：（狂喜）哎呀！今天真是個偉大的日子啊！校長呢？校長呢？你在那兒看見

他的？

馬：（在窗口）你看！校長他們不是還都在那兒囉麼？

李：在那？

（李奔窗口，江入套間）

馬：看，路燈底下。

李：怎麼，那個不是甯寬誠麼？

馬：就是他，我看校長氣憤地同他講話，我沒理他們就走過來了。

李：怎麼！藍葉也在那？

馬：是的，你看她站在校長身邊連話都不說。

李：嗚，你看校長與她寬誠談得好兇。

馬：說不定校長今天就許揍他一頓！看校長的手杖別碰壞了。

李：打，打，哎呀！怎麼不打下去呀？

馬：你看豈有此理，藍葉還在那兒勸。

李：沒用，這個女人簡直沒有用！他一看見甯寬誠就連魂都吓沒了。

馬：校長回來了，校長氣沖沖的回來了。（離窗口）

李：喂！老馬你來看你來看！你說藍葉這個女人丟人不丟人？甯寬誠背着身還溜都不理她，她還站在那兒？——噢！走啦走啦！藍葉也走啦。

（華入）

華：什麼，你們在看什麼？

李：痛快痛快，校長在下邊大罵甯寬誠。

馬：我們在窗口看得清清楚楚——校長回來了。

（秦入，面色慘白，喘吁吁地）

華：秦先生，怎麼樣？您聽見甯寬誠了？

秦：冤家路窄，正在路上碰見他，被我罵了個狗血噴頭！（用手帕拭汗）。

馬：他怎麼說？



秦：他不承認在外邊胡調，反而說藍葉對他愛情不專，他說他在抗戰中發國難財，並不是自私，而是立志要做民族資本家，他說要做民族資本家也就是表示他決心要參加建國，使中國將來好工業化。我就問他：你既然預備做民族資本家爲什麼又想做大官？這個問題他答復得倒很乾脆，他說，我要不做官，我的這份民族資本就沒法保護。你說這是不是鬼話？

李：豈止是鬼話，我看簡直是放屁！（衆笑）校長，還是讓我告訴您一件高興的事吧……校長；馬龍的狂想曲已經大功告成啦！

秦：呵！真的麼？

華：是的，是寫好了。

秦：（奔至馬前，歡喜地半天說不出話來）馬龍！我問你，自己覺得你的這曲子怎麼樣？

馬：（興奮地）校長，剛才我已經說過，我敢自信，抗戰尙未勝利的時候全中國

人要唱我這支曲子，那人們會立刻感到有勝利的愉快……

秦：噫！

馬：如果中國人在抗戰勝利的時候唱我這支曲子，那全中國人就會立刻興奮地飛起來，飛起來！飛起來！

秦：馬龍，我早就說過你是塊金子，你畢竟是塊金子。

李：校長，老馬是塊金子，那末我呢？

秦：你！也是塊金子，也是塊金子。

李：那麼甯寬誠呢！他是一塊鐵？

秦：鐵！他不配！

李：銅？

秦：他連個銅板都不值！

（衆笑哄堂，馬取提琴）

馬：蘊華，趕快把曲譜給我拿來吧。

華：好，我去。

（華將入套間，青穿着整齊的從裏走出，江後隨之）

華：（問青）你到那兒去？

馬：咳，蘊青，你不能出去，我馬上要請你唱我的狂想曲呢！

（青在猶豫間，華含憤下）

秦：蘊青，聽說你唱的很不錯！今天藉這個機會讓我們聽聽好吧。

青：我唱不好！

江：隨便唱唱，唱完了再出去！

馬：怎麼？誰氣蘊青啦？（看李）

李：你不要看我呀，我現在是吃齋唸佛的人，什麼事也不管。（華回曲譜取來遞

青，青不接，勢成僵局）

江：接着，隨便唱唱隨便唱唱！（青終於把曲譜接過）  
 秦：馬龍！開始。

（於是馬龍奏起提琴伴青歌唱）

青：在敵人倒下來的這天。

就是我們站起來的日子。

呵！我們自由了！

呵！我們解放了！

我們的人民是平等幸福的人民！

我們的國家是自由獨立的國家！

x x x

唱吧，我們盡情的歌唱吧！

放心，敵人的魔手，再不會扼住你的歌喉！

呵！飲吧，我們盡情的歡飲吧！

不要怕，那紅的不是沙場血，是葡萄酒！

呵！舞吧！我們盡情的狂舞吧！

不用耽心你的腿，你的腿呀！早已經脫去了鐐鍊。

× × ×

呵！古老的中國開了花。

百花芬芳的園地就是我們的家。

讓我們躺在自由土地上，歇歇疲乏。

就讓我們在這陽光雨露中，養好了遍體鱗傷！

呵！我們自由了！

呵！我們解放了！

我們的人民是平等幸福的人民。

我們的國家是自由獨立的國家。

沒有恥辱！只有光榮！

沒有凋謝！只有開花！

（蘊青歌罷，遂即出門，江後隨往。衆皆歡快鼓掌，惟秦態度沉默）

李：您覺得怎麼樣？不好麼？

秦：（沉了沉）馬龍，你把歌詞念一遍給我聽。

（馬立刻把狂想曲的歌詞朗誦了一遍，（秦莞然而笑）

馬：怎麼樣？

秦：太空洞，太抽象，太不實現！

李：您理想中的狂想曲？

秦：並不是這樣；在我理想中的「狂想曲」，它應該是全中國人民的狂想曲！

李華：（同時）全中國人民的？

馬：這不是麼？

秦：不是的，因為全中國人民今天心里所想的並不是這樣，如果像你這樣的想法全中國人民確實是可能飛起來；但是飛的越高摔的也就越重，所以要不得！

馬：（不服地）難道中國人都不想勝利？

秦：勝利當然想，而且很想；但是在今天他們心裏所想的却並不是勝利，而是如何勝利？而勝利之後又是如何的保證勝利！對麼？

馬：（有所領悟，漸漸的笑了）！我錯了，我知道我錯了！

秦：（微笑）你錯了吧？

華：校長，您的意思是？

秦：我覺得歌詞太成問題。

華：修改呢？

秦：沒法改。

馬：那麼曲子呢？

秦：在我想如果我們認爲這個曲子，它應該是從今天全中國人民心里所彈出來的一種聲音，那他的調子也不應該這樣輕快悅耳，因爲這種調子是絕對不能變

明他們的種沉痛火熱的心情，和焦切渴望光明的心理，所以也要不得。

李：糟糕，我等得快一年了，歌詞要不得，曲子也要不得！

馬：（突然含笑地，英雄式的把曲譜撕碎）校長，明天的早晨我再給您一個新的（狂想曲！也就是您所說的，全中國人民心裏的呼聲。

秦：呢！這才是你應該寫的狂想曲，迪之，我倒走，別在這兒攪，讓馬龍安安靜靜的寫他的狂想曲。

李：好的好的！大嫂子我的餃子呢？

華：在里邊啦，我給你去拿。

李：我去吧。

華：再坐一坐吧！



秦：我忙得很，我得回去趕寫點兒東西。

華：（把書杖還秦）您真像個青年人啊！

秦：（愉快地）那裏那裏，看着地上自己的影子也不像個青年人啦，哈哈……

（讓明天，新的狂想曲……）

馬：（興奮地）一定開夜車。（秦走之前，會喜愛地在馬的肩頭拍了拍。李迪之

也照樣的拍了拍，但隨即拍得甚那麼變憎而有趣。）

華（外）：（壓壓樣）這不好走點個火把。

秦（外）：好走好走。

李（外）：沒關係，有月亮，有月亮！

（華愉快投入馬懷，兩個靜靜地擁抱了片刻）

華：（離開了馬懷，壓了壓）這青張江先生也不知道那兒去了。

（江忽然進門入）

華：江先生……

江：……

第二幕

第二場

三小時後，這屋子沉浸於極度的寧靜。

馬龍在一盞昏黯不明的電燈下，開始他新的狂想曲的製作。蘊華和江孝先分坐在長短的藤椅上，一個靜靜地織着毛毛的紅線衫，一個百無聊賴地仍然擰閱着那份晚報。

華：（注視了房門一下，自語地）真是，這孩子怎麼還不到來呀！

江：（放下報）我想他今天總會回來吧！

華：回來她總是要回來的，奇怪，她每次出去可從來沒有這麼晚回來過。

江：噢！

(沉寂下去)

華：江先生，您今天晚上不過江了嗎？

江：不忙不忙，天還不太晚。(仍閱晚報)

(馬和華互視了一眼，對於這位癡情的江先生，暗暗地表示同情)

(又沉寂了片刻)

(外面小販叫賣聲傳入：「炒米糖開水」。內中的小台鐘忽然敲響)

華：江先生，您看幾點鐘了。

(江轉首看九點台鐘)

華：您不要看那只鐘；那只鐘靠不住的，有時候十二點鐘打五下，五點鐘打八下

亂打，您看您的吧！

江：唉！別提啦！今天早上到衛生署去，我的錶在公共汽車上，給扒手扒去啦。

華：別看輪渡收班了吧！

江：其會說以公，以私外，保遺律以夫遺律。(又去開門)

華：(對天)可真是奇哉！這就是着龍影也。我這……(於後忽及收班)

華：(對天)總上講收班了。

馬：(對後)快跑呀！(遠去得及最後一班)

華：(江於後北有取相向外跑去)

馬：(門外折身)馬太太，等蘇青回來務必請您要告訴她，說開醫院的事，我明

華：天可以具體的答覆她。

華：好吧！

江：謝謝您馬太太……明天見馬先生。(下)

馬：(全嘆口氣)唉！這位江先生……

華：也真可憐！一直坐在那兒就不肯走……(於後忽有客多前說。……你寫的怎麼……)

馬：……

馬：（停筆）還沒有寫多少——這位江先生，就在那兒這麼一坐，他雖然不說話，可是我總覺得他的心是七上八下的在那兒亂撲騰，撲騰得我心也靜不下來，半天也寫不出一個字。

華：你先休息休息吧！

馬：蘊青到底上那兒去了？你知道不知道？

華：不知道，她沒跟我說。

馬：沒跟你說？

華：是呀！她每次出去都告訴我，可是這次沒有。

馬：方才我叫她唱歌的時候，我看她好像很生氣的樣子，怎麼，你們吵嘴啦？

華：沒有，沒有。

馬：哼！我看你這個做姐姐的也應該說說她啦！這些日子外面好像有什麼東西盤住了她的心，天天像野馬樣的往外跑。還有這位江先生她到底愛不愛人家

？如果不喜歡就痛痛快快的談開了，你看，叫人家天天跑，又常送東西，這算怎麼回事？

華：誰說不是呢，我真也不知她葫蘆裏賣的是什麼藥，看人家江先生想把她帶到前方去工作，她不但不願意去，反而要把人家江先生留在重慶開醫院，你說怪不怪？

馬：開醫院？

華：是呀！江先生也的確是喜歡她，看樣子還真被她給說動了心啦。

馬：（沉思了好一會）不行，那得警告蘊青，不許讓她胡鬧，人家在前方有工作，人家是個很好的軍醫，有許許多多的傷兵還在等他回去醫傷，把人家留在重慶做什麼？並且自己又不是真心的愛人家，不行，不許這麼胡鬧——幼稚，簡直是幼稚！

（華低頭緘毛毛的紅線衫，不再言語）

馬：毛毛睡了嗎？

馬：睡訂。

馬：睡訂。

華：响。

公馬袖手於華與亞身邊，靜靜地坐着。

華：繼續着線衣。老馬，我今天特別高興，你覺得嗎？

馬：覺得。

華：你知道這是因為什麼？

馬：我把「狂想曲」寫好了。

華：你猜對啦！

馬：可是校長說要不得。

華：（得意）可是你把它撕了的那時候，那種英雄的神氣是很要得的呀！

（從曲譜狀）「校長！明天早晨我再給您一個新的「狂想曲」，也就是您所說

的，那是全中國人民心里的呼聲！

馬：華，我那一撕……沒有把你的心撕碎？

華：（搖首）沒有，我想，即使是一顆已經破碎了的心，有了你那穩了不趨的力，它也會恢復完整的。

馬：真的！

華：真的！

馬：（高興地把身子轉了回去，沉吟了一下）當初醫生對我宣佈，說我的腿必須鑄掉的時候，我覺得你的心碎了！

華：我難過當然是要難過的，不過我還不至於那麼想不開，假使是你自己把腿鑄踏壞了的，那就另當別論了，那我非但要難過，而且要恨你甚至從此不理你。也說不定，可是你並不是這樣，你是被日本鬼子打掉的是為國家民族犧牲的。

馬：當初，我真沒有勇氣告訴你。



華：這該着你自己吃苦，你要早告訴我叫我早來伺候伺候你多好哇？你就偏不！其實我的脾氣你又不是不知道，你越是不告訴我，越是不往家裏寫信，我一個個人兒在家裏也就越胡思亂想，越胡思亂想越信念着你的心裏也就越苦。越苦越苦，這苦還算幸福了秦校長和迪之他們告訴了我不然（微笑）你說現在你能看得見我？能看得見毛怎麼？

馬：這倒實在。

華：這倒實在。唉！你呀！抗戰了這麼多年，還是沒有進步，自己老是那願受鑽牛角，我今天可警告你，以後不許呦！

（互笑了一陣）

馬：這華。

華：呵。

馬：你覺得校長對我的「狂想曲」批評的怎麼樣？

華：好，我覺得他老人家的意見很對，你是太樂觀了點。現在差不多的人都這樣瞎喊「好了，等日本鬼子一倒就好了。」其實日本鬼子一倒就真會好了麼？日本鬼子如何打倒呢？而打倒之後，勝利又拿什麼來保證呢？所以我認爲你的「狂想曲」應該遵照秦校長的意見寫。

馬：我是準備這樣——華，你纔什麼？

華：毛毛的紅襯衫，天慢慢的熱起來了，把我的一件舊襯衫拆了洗一洗，給他改一件（忽笑）毛毛這個小東西，也真是越來越壞壞。

馬：怎麼？

華：你說他壞不壞？剛才還沒吃飯的時候，秦校長問他：毛毛，爸爸做甚麼？她說，打日本鬼子，秦校長說：現在呢？現在爸爸做什麼？她就把手裡胸口上一拍伸出一個大姐樣來說：爸爸是個獨腳英雄！你說他壞不壞？這也不知道是誰教給他的？

馬：這還不是老李。

華：真的？老馬我想你也不會不得，迫之是你的老朋友，那不用說，我看秦校長和藍葉他們，對你真是不錯，尤其是秦校長，他真是愛你！我希望你能好好的往前幹，做一個真正的英雄。

馬：是的，我相信我不會辜負愛我的人，同樣，我也不會辱沒我所愛的人！藍華，我這一生有這樣的師長，朋友，有你，我誠然是幸福，這一切的愛！一切人的熱情與鼓勵，決不容許我自己不努力，不上進，不好好的認真工作。的確，我真想要做個英雄！藍華，你看著，這一次我一定要好好的把狂想曲作成功！我一定要讓中國四萬萬五千萬人全都唱我這支曲子！

華：（微笑）那麼全中國人唱完了你這支曲子，是不是還要他們飛起來！飛起來！飛起來呢？

馬：我……我要叫中國人成爲一個巨人！我要叫這一個巨人在亞洲大陸站起！要

讓全世界的眼睛對它改改目光！讓全世界的眼睛向他仰望！

（毛忽喚華）

馬：（內）媽媽，媽媽。

華：好的，你就寫吧！我去看看毛毛回巖來。

馬：不，你陪毛毛睡吧！不要來了，你今天太累了。

華：我不累！（掛杯茶放在案頭）夜裏恐怕冷吧，廚房裏還有幾塊虎標炭，開火

給你生上好不好？

馬：不，我不冷！

毛：（內）媽媽來呀！

華：來啦來啦！

（馬自送華向套間走，在走入套間前，華回眸微笑。）

（馬舉起華給他掛好的一杯熱氣騰騰的熱茶，內心感到無限的溫暖與慰安，

他狂飲了一口後，興奮地坐下，繼續製曲。

（屋子裏的燈光，隨着時間的轉運而變化，這時只有書桌上的燈，和窗外的一縷月光。）

（馬：迅速的揮動手中的筆，聚精會神的製曲，當他寫好一個節段時，便輕輕地默念，但先後兩次都不滿意的把他劃掉，重新又寫。）

（夜深了。台上的鐘這時又響亮的敲起，而室中的光影亦即隨着鐘聲有了變化。）

（清朗的夜空，頻頻地傳着砲聲。）

（華：從夢中驚醒，扣着衣紐慌張地出。）

（老媽：這是怎麼啦！呵！你聽見沒有？）

（馬：什麼？）

（華：砲聲，砲聲！）

(馬傾聽，遠遠的砲聲響了兩下)

馬：(笑)噫，不要怕，這是兵工廠試砲！

華：哎呀，可把我嚇壞了，怎麼，重慶還有兵工廠阿？

馬：甯，多得很！

華：哎呀，我以為日本鬼子打到重慶來了。(向青沫望一眼)咳，蕙青怎麼還沒有

回來呀？

馬：沒有。(見華揉心胸)怎麼，這個砲真把你嚇着了。

華：可不，這個砲可真夠討厭，我正睡得好好的，正做着夢。

馬：是夢見日本鬼子打到重慶了？

華：不是，我好像夢見我們還在北平，就像「七七」事變的時候一樣，外面大砲

勁兒的響，全城人都恐慌的不得了，忽然你從外跑回來，你正跟我說你還

離開我。(指窗外)這個兵工廠的砲就把我震醒了。

馬：……  
華：呵。

馬：……七七一事變當時的情形，你還能記得？

華：怎麼不記得呢，我真是清清楚楚地記得，那個時候我生毛毛還不滿兩個月，

身體也還沒完全恢復過來，盧溝橋忽然打起來了；你一天慌慌張張地連一點

東西都吃不消，一買就買多少份報在家裏看，南苑失陷的那天夜里，差不多

你整夜的都是在三樓樓欄杆旁邊的那張藤椅上坐着，你聽着砲聲，望着滿天

的火光，半夜里我出來陪你，可是因為夜風大，我怕我着涼，又把我送回二

樓臥室去，這以後沒幾天你就就離開北平了。

馬：……感慨地……現在想起這些來，真像做了個夢，幾年的功夫，沒想到會把我們

推上了另一個世界！  
華：而且走上這個世界，却是非常之艱苦；路也真是覺得太遠、太長。

馬：……

華：……

馬：我相信我們的前面一定還有一段更艱難的路，少不得你要跟着我吃更大的苦！

華：你放心，老馬，只要我在我的身邊，什麼樣的苦我都有勇氣把它吃下去。

馬：（默默點頭，然後欣快地）……

……時候，那裏是天之驕子啊！

華：……真是天之驕子！

馬：……除吃就玩，無憂無慮，是俗不知人間有甚麼愁苦事！

華：……高起興來那真是想上天，真想把天上的星星摘下來釘在帽子上，帶在手指間

上，釘在高跟鞋子上，把圓的月亮抱下來當鏡子，彎的月亮當船划，拴上兩

……條帶子就可以當鞦韆打，瘋啊，瘋啊！我們傷瘋的那邊像話？



馬：真像一對兒瘋子。

△馬華相笑

華：對了，那時我在天津，你在北平……

馬：對了，每逢星期天，或是什麼你假的日子……

華：那火車就忙嘍。

馬：不是把我送到北平，就是把你帶到天津。

華：是呀，天津多好玩呀！北甯公園，紫竹林梨棧……這你都還記得不記得？

馬：記得。

華：還有蚨蝶光陸、下平安、文利。

馬：我怎麼不記得呢，我們不是常在文利吃冰淇淋麼？

華：對對對，文利的冰淇淋多好吃呀……可是給我印象最深的，我頂歡喜的還是

從馬場道到我們學校的那段路。

馬：那是因為我們常在那兒走的原故吧！

華：多平多靜，多寬吶，就是一樹一木，一個池塘，一塊麥田，一間草房子，現在叫我閉上眼睛馬上都會到我的眼前來！（忽將毛毛的紅緞衫舉起）你看這還不是你陪我在中原公司買的？

馬：呀！（指牆上提琴）那個提琴是甚麼地方買的你還記得？

華：我怎麼不記得——北平！

馬：北平的地方可太啦，你說在北平那兒？

華：別怕，這所得讓我想想！（終於想起）噢！想起來了！那天我們是從吉甯路了樹小雲出來，順便在東安市場買的。你說對不對？

馬：對，你的記憶真不壞。

華：噢，我的腦子，就是日記本，什麼我都能記得。真是，老馬，你想想看吧！那個時候是多好動，多好玩呀？你說是不是？

馬：是！！

華：那時候，你常同迪亞拉着我，一跑就跑到北海的白塔上去拍照。有一次秦校長病了，我們三個騎着腳踏車到海甸去看他，有次溜冰因為甯寬誠碰倒了你，你就把甯寬誠的拳頭打出八丈遠，真是，你多好動，多好玩，你多喜歡游泳、打球、溜冰、跑車、騎馬……你（怨覺馬黯然神傷）你，老馬，你怎麼了？（馬默然）馬……你……

馬：（沉了好一會兒，才答話）可是，蘊華，以……以後我再也不能陪你爬山、跑車、溜冰、騎馬了。

華：（立刻失悔起來）老馬，你……你不要老是想着你的腿吧！你可以創造你的新世界，那裏有你新的樂趣，你一定會更覺得快樂，老馬，着我陪着你，你叫我怎麼樣，我就怎麼樣，我陪着你，我永遠陪着你……（幾乎哭出）

馬：華，你……你真是教了我啊。

華：不，實在的是你給了我無限快樂，無限光榮，我同你走在一起，就像胸前佩

帶了無上榮譽的勳章一樣。

馬：可是我並不是這樣想。

華：你不願？

馬：我所希望的是我的腿能換來勝利，換來民主自由——讓你呼吸一些自由幸福

的空氣——等我們老了，能夠退休養老，早晨可以以清閑地在花園里散散步

，椅子上如果有朝晨的露濕，或者是樹上落下來的小葉，有園丁或者是看花

園的門警，替我們把它掃掉，讓我們併坐在椅里晒太陽！等我們死了之後

，我們的坟墓和我們祖先的坟墓，就永遠不會再被敵人的鐵蹄踐踏！否則，

什麼勳章！腿，就是全國人民所有的一切流血犧牲，都是毫無意義！（外面

炮聲又起）

華：怎麼，這個砲試起來沒有完啦？

特：（馬，放馬鞍，走回書案）

華：我也許真成了蔡弓之鳥啦，聽見炮這個樣的放法，情緒真有點兒不安。老馬

，看今天的報上，說日本鬼子又在長沙動起來了，你說他會不會打到重慶

呢？

馬：不會吧！

華：可是他萬一要打來了呢？那我們往那兒逃？

馬：沒地方逃，那只有留在重慶！

華：留在重慶？

馬：我的腿雖然壞了，可是我還拿得動鎗！

華：唉！你說的對，我們的前面還有一段更艱苦的路——奇怪，怎麼還停滯不前

來呢？（坐，又織起紅絨衫）

馬：你怎麼還不去睡？

華：你寫你的吧，不要管我，我在這兒等蘊青。

(室中寂靜片刻)

馬：(突然地)蘊青，你說，蘊青可不可能同甯寬誠搞在一起？

華：(一驚)你怎麼想到的？

馬：我看蘊青這些日子的神情不大對，她常向我打聽甯寬誠同藍葉的事，並且，

話里話外的還總說甯寬誠不錯！怎麼，你沒看出來？

華：我……

馬：怎麼，你知道？他確是同甯寬誠搞在一起了？

華：(痛苦地)我，我真不敢告訴你，她是同甯寬誠在一起啦！

馬：那合天晚上？

華：我問了江先生，他說甯寬誠就在門外等她，她把江先生拋開，就跟甯寬誠走

了！

馬：（憂憤地坐下）蘊華，蘊青同你是同胞姊妹，我誠恐因為這件事情影響我們

夫婦的感情！

馬：不會的，老馬，不會的！我也是同你，同大家一樣的恨常寬誠，我決不允許蘊青跟他在一起，（馬默然）——怎麼，你的手，怎麼這麼涼？

馬：夜深了，讓我等她，你去睡吧！

（華忽然向外跑去）

馬：蘊華，你做什麼，你做什麼去啊？

華：（外）我就來！

（馬、恨恨地，唸叨着常寬誠的名字，恨恨地坐下，繼續製作他的曲子；但常寬誠和蘊青的兩個影子，好像一直在擾亂他的心緒，使他寫了劃掉，劃掉又寫的有兩三次之多。）

（她終於困惱地站起來，飲下剩餘的冷茶，然後在屋里踱着，然後頹然地坐

在藤椅上)

(華、雙手捧着個瓦質的小炭爐，推門走入，她進來就把炭爐放在書案的閣下)

華：(喚馬)來，你過來烤一烤吧。

馬：我不太冷。

華：不太冷，也還是冷啊！來，(見馬立身)夜里的寒氣還是很大的。

(馬隨便烤了兩下，然後拖着頭靠書案而坐)

華：老馬，看你又鑽牛犄角了是不是？我告訴你，這件事你不要管，等蘆青回過我，我說他好了。

馬：太晚了！太晚了！

華：沒關係，她同寬寬說在一起玩了也不過是五六次，不會出什麼事；你看，明天起，我就不叫他單個兒出門。



馬：蘊華！那是明天的事，我說的是今天，今天夜黑頂現在她就沒有回來。

華：那……

馬：我告訴你，甯寬說現在是變成個什麼東西，你的確還不夠清楚，他完完全全的是個吃人的偽善者，專橫霸道的淫棍！

華：（怕聽）你不要說了。

馬：我想這是一個不幸，這個不幸已經撒下種子，真不知道將來會接什麼惡果！

華：你不要說了，你不要說了！

馬：好，我不說，你也不要太難過！睡去吧！

（外面傳入鷄鳴）

華：（拭淚）不，你快去安心寫你的吧！讓我在這兒再坐一坐。（又織起紅線衫）

（在鷄鳴聲中，馬又繼續寫他的歌曲，屋內的光影，隨着鷄鳴又有了變化！）

星月不見，曙光漸起。

（馬髮已蓬散，神情顯示着疲憊。他見華已在椅中入睡，便從背的床上取來毛氈，輕輕地爲之遮蓋。）

（馬，似爲魔擾，思緒紊亂的終於擲筆，惱苦的抱着頭枯坐。突然地外面傳來了國民兵團的軍號聲；這號聲，似觸動了他的靈感，於是又拾起了筆，繼續的寫下。）

（嘉陵江邊，船夫唳唳的拉纜聲，這時傳進；馬爲這聲音所吸引，往立河口。）

（他拉開了窗，迎着曉風佇立，血紅的日頭在逐漸擴大的纜夫聲中，升了起來。）

（清晰地，和諧地船夫曲漸漸遠了！隨着響起的是一陣羣鳥喧鳴。）

（馬，深思而惘然地走向書案，他把寫好的曲子，盡都撕毀，然後，空虛而

疲倦地伏在案上。

（華醒來，見天光已明，便把電燈熄滅。他發現地上粉碎的曲譜時，不禁自然。他取來毛氈爲馬遮身，被馬搔住了她的手。）

馬：（抬頭望着華）蘊華，我總好像覺得甯寬誠和蘊青他們兩個在我的腦子裏亂跳亂笑，使我不能靜下心來，完成我的「狂想曲」！

華：哦，真沒想到，到了重慶遇見了這麼個甯寬誠！——我跟你先進去睡一睡吧！

（馬往套間，華整齊窻帘，忽聞有人緊急扣門，馬華俱驚）

華：（外，打着門）老馬老馬，開門！開門！

馬：是迪之……這是出了什麼事啊，這麼喊！

華：（向外走）迪之，什麼事迪之？（華隨下）

馬：（外）你把門開開吧，快點！

華：（外）我來，我去開！（開門聲）呀，這是怎麼的啦？

馬：（外）快，趕快扶到屋里來吧！（外面跟着起了一陣腳踏石階的聲音，不久

見馬急步走入，李和華扶着頭部受傷的秦簡文，跟着走進）

馬：（已）已經支起一個帆布椅）放這，放這！

李：老馬，你扶椅子。

馬：華，你成吧！（輕輕點點頭）

華：（華迅速地把紅藥水和紗布取來，為秦秦頭傷，秦痛楚地，在椅子裏扭動身體）

馬：（身體）（對具，對具！）

馬：（向華）這是怎麼回事？

李：（舉起手中碎塊帶血的灰渣）這兒是秦秦頭部，秦痛楚地，在椅子裏扭動身體）

華：砍的？這是誰這麼下手啊？

馬：老李，你怎麼看見的？

李：昨兒晚上校長去請望朋友，一夜沒有回來，剛才我在睡着忽然聽見校長在門外喊我，等我迷迷糊糊地出去把門開開就發現他老人家躺在你們門口這個坡上，這塊木石頭是在他老人家身邊檢的，我想一定是被人砍傷的！（李：神志漸清醒，深長的喘口氣）

馬：（輕喚）校長，校長！

華：秦先生，秦先生！

李：（漸漸清醒）你們抓住了他沒有？

李：誰抓的？

李：甯寬誠！

華：

李：（同時）甯寬誠？

馬：

馬：是他砍傷的您？

秦：是的，是他，因為昨天晚上我罵了他！

華：您看見是他砍的？

秦：他是我的學生，我熟悉他腳步的聲音，他一直地在後面跟着我，結果他砍了我！不錯，我斷定是他——隨之，這就是砍我的那塊石頭？

馬：（李迅將手裡的汰石遞秦）

秦：（望石）哼！這不是塊石頭，這分明是一支冷箭！

華：（不齊上）

華：這箭，你怎麼一夜沒有回來？

齊：玩法嫩？

華：（哭恸）站住！（奔至階前）你不回來，為什麼不跟我說一聲？

齊：還說什麼，我同齊境祿有約會，你們又不是不知道！

馬：你怎麼可以同甯寬誠在一起，蘊青？

青：怎麼不可以？我倒覺得他并不像你們所說的那樣壞！

華：難道蘆葉在他身上吃了那麼多苦，你不知道？

青：那不能單怪甯寬誠一個人！

華：不怪甯寬誠一個人？

李：那末你說怪誰？

青：既然跟甯寬誠結婚了，為什麼一天到晚老是怨着連文？這樣愛着不專的女人

就是我是甯寬誠我也不喜歡！

華：什麼東西迷住你的心？我問你，如果甯寬誠對蘆葉好點，

青：好了，好了，你們不用再說啦，總而言之，這完全是嫉妒！

李：蘆青小姐，你可不能這樣說話？難道我們很甯寬誠，看不起甯寬誠，

那他有財有勢麼？

青：我說的都是事實。

秦：（事實？）誰請事實你到我這來看！（指指欲倒的樹）他砍得我的樹血淋淋的。

李：（把欲倒的樹）

青：（誰？）

秦：（指指欲倒的樹）

青：這是在什麼時候的事麼？

李：就是剛纔呀。

青：剛才？笑話，簡直是見鬼不認。想鎮鎮以前我們還在在一起。

李：那麼你說他是誰？

青：我怎麼知道是誰。

李：（哼）你說不是他，以我說是他。

青：你有什麼根據？



李：我告訴你，達文先生的失蹤，說不定跟他就有關係，他有錢，他可以化錢買人出來幹！

青：簡直是血口噴人！

馬：（極度煩燥地）迪之，你跟她說什麼？（室中空氣突然靜下，當青正要走往套間時，忽被門外走來的藍葉喚住）

藍：（外）蘊青，（一步邁進）

（青停步，藍奔青去）

華：（担心地）甯太太……

李：你攔她做什麼，有話叫他們說好了！

藍：（對青）蘊青，我沒有什麼話說，我只希望你相信我！你同甯寬誠在一起，我并不是怕你奪去我的丈夫，實際上我們早就沒有了感情！而我所怕的是你太年輕，你還是個小妹妹，我很怕你像我一樣落在他的手里想逃都逃不出，

爲了這件事我一夜都沒有好睡，所以……

青：甯太太，您過來勸告我，我很感謝您的好意！總之，您同甯寬說，我同甯寬談，各人都有各人自由的範圍，誰也管不了誰，再說誰也不是小孩子，如果您自己不願意那就誰也上不了誰的當。怎麼樣，你還有什麼話要說麼？

華：（大怒）簡直是不知羞恥！

青：（眼里湧起淚水）什麼？我……我不知羞恥？

華：可不是你不知羞恥，知道羞恥還會這樣？

馬：（把書案一拍）還說什麼，還有什麼話好說！

青：哼！我知道，我住在你們這兒、吃在你們這兒，本來看我就不順眼。

馬：良心良心！你住在這兒，誰說過一句不高興的話？我告訴你，如果你同甯寬

賊在一起，那你姐姐也許還認你這個妹妹，可是我這門你要少進！

秦：馬龍！

李：（與秦同時）你幹什麼生這麼大氣？

馬：不是我生氣，你看他說話多氣人！

（風波未平，忽然江孝先匆匆地由外跑入）

江：（直奔青前）蜜絲蕭蜜絲蕭，好啦，好啦，我已經決定不回前方，留在重慶開醫院啦！（忽覺室中情勢嚴重，神情愕然地靜了下來）這是怎麼啦！

青：（突然跳起）好，我走好了！（急向外走）

藍：蘊青！

華：讓她走好了。

馬：出賣靈魂的東西……（憤恨地）哼！甯寬誠！

（幕落）

第三幕

第一場

一九四四年的炎夏，毒熱的太陽，威脅着山城。這一天，從清早就異常悶熱，天空，堆着險惡的烏雲，形成一個可怖的魔影；人，熱得喘不過氣來，都感覺到呼吸的不自然。

馬龍這屋子裏的帘布，已經被陽光晒褪了顏色，失去鮮豔，而置於窗檻的一盆草花，在熾然地熱流中，渴望着意外清風。

屋子里所有的陳設，已不像過去那樣整潔有調；而是一種失律的紊亂。這時，蕊華身感不適，病坐床上，由江孝先爲之診脈。靠床右邊的一角，有只竹製的曾經加人工改造過的搖籃，里面是睡着蕊華的，降生尚不及兩個月的男孩——龍

龍。

江：（聽着脈搏）昨天夜里體溫還那麼高？

華：好點兒；可是頭還有點兒暈。

江：（診脈罷）是好一點。（取筆寫藥方）生了小孩，真應該好好的休息休息，天又那麼熱。

華：唉！可怎麼休息得了呢？家里又沒有請用人，我不做又怎麼辦？——最急人的孩子又沒有奶吃！

（龍醒，在搖籃里哭）

華：（推動搖籃）噯……噯……噯……（哭更厲）真急死人！日夜的哭，哭得人睡也不得睡，吃也不得吃。生了他這兩個月，家里亂得簡直不像個家了！

江：有小孩子就是這樣。（遞藥方與華）買來晚上服，明天也許更有起色。（收筆）馬先生呢？

華：在屋裏睡着啦。唉！爲了這個孩子他一連幾夜都沒好睡。半夜里孩子餓了，馬先生就得起來給他煮米粉。馬先生可真苦死了！

江：（默然）

華：又加上最近幾個月來，所有朋友們的事情，都不如意，秦校長近來常常生氣，甯太太也離婚了，李迪之李先生呢？也被報館停職了。這一件件不幸的事，一件跟一件的來，都使他難過分心，常常失眠，攪擾的他也沒有心情寫他的「狂想曲」。

江：（感歎地）唉！都是很好的人，然而都是這麼不幸！（搖搖頭）唉！

華：您最近看見蘊青了麼？

江：倒不斷見，昨天早晨我在都郵街還碰見她。

華：是不是同着甯寬誠？

江：誰知道是誰，我只看見她從華華公司買了一大抱東西出來，就在路邊同我觀

了幾句。後來有一個人把一輛汽車開到院門口，頭上汽車就走了。汽車裏面是坐着一個人，胖胖的，可是臉龐我沒大看清楚。

華：那一定就是雷寧誠了。怎麼，蘇青她沒有同您談什麼？

江：她很關心我開醫院的事。

華：怎麼她還希望您開醫院？

江：怎麼不希望呢？她急得很！她說她到處替我找房子，恨不得我的醫院，馬上就成立起來。

華：（詫異地）噢！

江：真是想不到，物價漲得這麼快！起初我和蘊青計算這個醫院至少得一百萬，等我把一百萬款湊足了，物價又漲了，等我湊成一百五十萬物價又漲了，上個月我已經湊足了兩百萬，本來是可以馬馬虎虎的開個小醫院了，可是蘊青她不肯，她說好容易湊了錢，自己沒錢，自己沒錢，才有像樣的人來上門。於

是我又到外跑，到處籌錢，到現在雖然又找到了四十萬，湊足二百四十萬，可是物價又漲了，計算一下，依然還是不夠。您看現在想幹點事業，夠有幾難？（華欲答話時，龍又哭起。華恐將馬驚醒，乃推勸盜監，哄其入睡）

華：你看他多瘦啊！生下來的時候差不多有八磅，可是現在竟瘦成這個樣。

江：（俯視搖籃里的龍）真得想個辦法。

（李迪之揹着毛毛，毛毛手里提只烏龍，隨唱隨入）義勇軍，義勇軍，我是

個義勇軍！

年紀小，胆量好，日本好打倒。小日本我敵人，鎗口隨隨舉，乒乒乒兵兵

乒乒兵……

（華急阻止，歌聲立停）

李：（裏帶地）這孩子，讓這報半信半疑人的好消息！驚人的好消息！



華：什麼？是不是報館又想請你回去？

李：回去，我們報館那位賣身投靠的馬屁鬼總經理他還敢請我回去？不是的，是達文先生回來了！

華：呵，達文先生回來了？

李：呃！今天早晨有人給藍葉送來一封信，說達文先生已經到了重慶，約定今天下午兩點鐘在小樑子匯通大飯店見面，藍葉拿着這封信去找校長，校長高興的都哭起來了！藍葉哭着不願意去，結果被校長拖着一同去會達文先生去了！等着吧！我們一會兒就可以看見達文先生了！

華：這真是想不到的事！無怪你這麼開心了！

汪：真是個驚人的好消息！

李：好了，這就好了！校長剛才說了，達文先生這一回來大家可以拉起手來做點事了，有校長，達文先生，我，還有老馬，我們決定辦個刊物，那這這管辦

馬上走了。我就可以騎着它去尋找真理了！哈哈！…… 怎麼樣江先生？

他回醫院籌備的怎麼樣呢？

江：在籌備，在籌備。

李：怎麼還在籌備呀？那就快點籌備吧！不然我一生病，那你就趕不及我了！

江：你看，李先生聽說達文先生回來了，多興奮啊！

李：讓他喜歡喜歡吧，報館辭掉他的那天，氣的他又捶胸，又跺脚，直直地哭了

多半天！

李：大嫂子，那是我這個鐵人，假使是您受了我同樣的壓迫，那至少您得哭八天

八夜。

毛：李叔叔（指烏籠）你來看。

李：我告訴過你了，我不知道。

毛：（過去拉李衣）你來，你說來，這是怎麼回事？你說，你說來？

李：哎呀，小姐，瞧點兒我的龍袍！

毛：你說，你說？

李：我實在不知道毛毛，對了，你去問江先生吧，江先生是醫學家兼生物學家，他知道。

毛：（不懂）什麼？你說的是什麼話呀？

李：迪之他又鬧什麼？

李：她鬧什麼，她問我鳥兒走路為什麼跟人走路不一樣，跟雞也不一樣，為什麼鳥兒走路總就是這樣一蹦一蹦的。看這個問題可怎麼答？

華：（笑）她怎麼想出的——怎麼秦校長的鳥兒讓她提了來啦？

李：她非要不可來，校長也就只好給她了。

華：就是這麼淘氣！來，提過來讓我看。

李：哼！李叔叔這麼大人都不曉得。

李：這麼大人不曉得，再大一點兒的還是不曉得，看連她都不惹我了？

（華愉快地與江同觀籠中鳥）

江：（也好像是新發現）咦！鳥兒走路真是在那兒跳阿！

李：新奇吧？——哼！豈止是鳥兒在那跳，我看現在連人也在那兒跳啦！

江：人也跳？

李：我們的蘊青小姐還不就是個例子？蹦蹦，蹦蹦，一躍就跳得坐上了汽車啦！

江：呢呢，李先生，我說話您可不要過意，我覺得您對密絲蕭好像有個成見，您

對她認識的也實在並不怎麼太深！

李：（驚訝）噢！

江：（鄭重她）我認爲密絲蕭她是個有個性的女孩子，她這次出去，可以說完全

是負氣；同壞人玩上了幾天，但結果也不過是玩上幾天罷了；她決不致於同

壞人同流合污。我今天可以告訴您，李先生，蘊青她親口對我說過，她同

寬誠只不過是普通的朋友而已。

李：可是寬誠已經同甯太太離婚了，您知道不知道？

江：我知道我知道，但你不能認為寬誠同她太太離婚了，這就是說密蘇蕭同寬誠就一定罷了，我跟您說：我並不是同寬誠不常見面，她也不是沒有信給我，她什麼話都對我說，她到現在還一勁兒催我開醫院……

李：那她一定是害了想思病，想到您一院去養養病。

江：（被刺得有點兒發火）笑話！李先生，我今天可以同您發誓；但是您不必問我什麼理由，有一天密蘇蕭真是同寬誠結婚了，那我就把我的這副眼鏡放在您的腳底下，請你把它踩個粉碎粉碎，算我看不清楚人！

李：江先生，我說句話您可別過意，我覺得您的這副眼鏡，根本就沒有人家戴寬誠的眼鏡透亮！

江：這是什麼意思？

李：您的眼鏡是玻璃片的，人家專寬誠的眼鏡，完全是美金！

江：侮辱，侮辱，你簡直是侮辱！——馬太太，您看這是不是侮辱令妹？

華：算了，不說了！

李：您放心，我們吵不起來。江先生那末也叫我同你發誓不，將來蘆青如果真鬧

要鬧醫院，那就把我這副眼鏡放在您的腳底下，請您把它踩稀扒爛！

江：（歪着脖子）好的，好的！

李：（掏烟）別生氣江先生，來根烟！

江：我不吸烟，你又並不是不知道。（衆笑哄然，龍被驚哭）

李：你看，你們又給我惹禍了！

李：罪過罪過，我來（忙推搖籃）噫！噫！噫！

華：誰？聽誰打門？

李：誰？（敲門聲）

李：迪之，你來看看。

華：好。我去，說不定是財神爺給我送元寶來了。（下）

江：（微笑）李先生真是個「衝嘴子」，你看，他滿臉就像只長了一張嘴。

華：其實人是滿好的！聽說當初打游擊的時候，他可真出過風頭；老百姓頂喜歡他，他愛說愛笑，到那兒那兒就熱鬧，老百姓們都說，李同志這個人啊，就是走進冰窖，把冰都可以溶化了！

江：豈止把冰溶化了，我看他要掉在太平洋里，把太平洋的水都可以攪渾了！

華：（哄龍龍）噱！噱！噱！笑啦！笑啦！媽媽龍龍笑啦！龍龍笑啦！

李：別勸他，我剛把他哄好。

（李返，手里提着幾盒奶粉，和兩隻活鷄，並膏信一封）

華：（笑着）得了，這可有牙祭好打啦！（遞信與華）看看這是誰送來的！

李：（讀信）姐姐，我昨天才知道您生了個男孩，並且知道了孩子沒有奶吃。呵

論如何我們是親姊妹，雖然不能見面，但對你們的經濟生活，我是不能不關懷的，奶粉和鷄子也許對姐姐和孩子的身體有點兒益處，這算不得什麼好東西，就請收下吧！妹，蘊青。

江：（眼睛發笑，忙將青信取過）不錯，是蘊青的親筆信，——你們看，我的信不會錯吧！她是個有個性的女孩子，多關心！多親切……

（李未等江話說完，即將奶粉和鷄提了出去）

華：（招呼）迪之迪之，你把它提出去做什麼？

（李不答而下）

江：這個人真奇怪！

華：江先生，您去看看。

（江將出門，李空手而返）

華：東西呢？



李：送個法噉。

華：送回去？急

李：呃！我不管。

江：咳！你看你這個人奇怪不奇怪？怎麼能送回去呢？這不太辜負蘊青的好意了

李：什麼？

李：我不管，我說了我不管！

華：迪之，你！

李：怎麼，蘊青送來的東西，你們敢收下？好，讓老馬知道了那還不鬧翻了天？

「我不敢管。」

華：這有什麼呢？孩子要緊，去，把宅拿回來！

李：我說了我不管，你們誰願意去誰去！

江：（決心地）好，我去！（急下）

華：迪之，你覺得不妥麼？

李：不妥之至！

華：說真個的，我也真不大想留，可是你看孩子瘦得這個樣，再下去，還不是死？

李：難道老馬的脾氣您還不知道？

華：他就是那樣的暴躁脾氣，不讓他知道就是了！

李：他會不知道？

馬：（嗚呼嗚呼地將奶粉等物提回，馬搨提琴適從套間走出）

馬：（見物詫異）這是那兒來的？

華：（語塞）這……這是江先生送來的！

江：對了，是我送來的……一點兒小意思！

（馬信以為真，邁步外走，忽發現青信，急往取閱）

馬：（勃然大怒）江先生，請您把東西替我送回去！  
 菲：老馬。

馬：沒有什麼話說，送回去！

李：看怎麼樣？

江：人已經走遠啦。

馬：那給我去追！

江：好好，我去我去！（但仍不動，隱華一眼）

華：老馬你何必這麼固執呢？留給孩子吃不好麼？

馬：我的孩子用不着吃她的東西！

華：這是蘊青送來的，好歹她是我的妹妹又……

江：是呀，是蘊青好心好意送來的。

馬：（堅決）少廢話，送回去！

華：（僵了一會兒，終於負氣地）好好，江先生，請您發心給送回去吧！（江下

）哼！孩子餓死就讓它餓死好了！

馬：餓死了也用不着你管！

華：呵！好，這可是你說的？

馬：是我說的（走）！沒骨頭！

華：你罵誰沒骨頭？

馬：你沒骨頭？

華：我？

馬：呃？你，你，你！

（毛毛嚇哭）

華：你胡說，她是我的妹妹，就是吃她點兒東西又有什麼關係？我信向她還有什

麼深仇大怨？

馬：（狂衝過去）你吃誰的東西？

華：慈母的呵。

馬：慈母是哪儿來的？

華：我不管誰東西是誰手裏拿來的我救孩子要緊——就是死也要死得光榮。決不  
吃她那種骯髒的東西！（龍聲哭）

馬：我的孩子，就是死也要死得光榮；決不吃她那種骯髒的東西！（龍聲哭）

李：大家少說一句好吧！

華：哼，你真了不起，你有骨頭，孩子死了你可別哭？

馬：我哭，我連一滴眼淚都流！（華，果然，終於放聲大哭）

李：算了，算了。

馬：你吃你妹妹的東西，請問你妹妹是那兒來的東西，還不是伸手向甯寬誠要來的錢？甯寬誠的錢又是那兒來的？還不就是剝削來的？（馬憤然外走）

李：(追) 喂喂，老馬老馬，何必呢，何必呢。

馬：(適江返，將馬迎回)

江：算了，已經送回去就算了。

李：不能走，你不能走。

馬：我有事！

江：這野兒亦專之何致於生這麼大的氣？揭過去，揭過去。(李江推馬往回走)

馬：咳！你們別拉我，我有事！

李：有事也得等會兒再辦。

江：對，先生一坐，等會兒再走。(扶馬坐下)

李：(與泣着) 你骨頭我沒骨頭，你真是了不起的英雄，孩子死了你連一滴

汗都不流，記着馬龍，這是你今天說的話？

李：少說一句吧，大嫂子，過窮日子還有個什麼吵頭！

江：馬太太算了，你看馬先生已經不說話啦。

華：哼！你以為我餓不起了麼？你以為我是想吃人家的東西麼？你真是瞎了眼啦！什麼東西我沒見過？我還不是為孩子？

江：大家都是為孩子（為毛拭淚）毛毛不哭，毛毛不哭！

李：你看身體又不好，大熱的天，這是何苦來呢？快看看龍龍吧，都哭壞啦！

華：不管，孩子也不是我一個人的！

李：（搖籃哄孩子）噯……噯……噯……都是因為你小東西，你爸爸是個音樂家，你是個歌唱家，沒早沒晚的唱，咱唱的多難聽啊，哼——媽媽哭了，爸爸氣了，你還笑！

江：你看看這孩子哭起來嗓子好大呀！

李：呃，將來可以做歌王！

毛：（輕聲地）媽，媽媽！

華：（滾泣）別叫媽吧！媽就要死了！

馬：（憤立）你還有完沒完？你說你還有完沒完？

華：沒完！

李：喂喂老馬老馬，（按肩）火氣小點，火氣小點！（轉向華）大嫂子我真要給  
你個槍頭！你們還有完沒有完啊？

江：馬太太，當心您的病啊！

華：哼，你們看他變得凶？多狠啊……早知你這樣我就不該到重慶來！

馬：（忽又站起）既然這麼說，那你走好了！

李：胡說，往那兒走？洛陽都失啦。

華：通之，你不要管，我問他叫我到那兒去。

李：那兒也不去，就住在重慶！（馬氣急外走，李江緊追）

李：老馬老馬。



江：（與李同時）馬先生，馬先生，噯——馬先生夫第第第第，何必真這麼認真呢？

馬：謝謝你們，你們不用管。

李：不用管是什麼話？——你說：你往那兒去？

馬：我有事，我不走，我一會兒就回來。

（李向江示意，可以讓他去）

江：那可不能再生氣嘍？要早點回來嘞！

馬：（喘口氣）好了，完了，不生氣！

江：那你就去把！

（馬攔提琴下）

李：（憤慨地）他媽的，都是甯寬設這個壞蛋！

江：馬太太，您不要難過了，事情過去就算了！

華：你們看，他發脾氣發的還有個道理沒有呢？

江：也不能說他沒道理；今天馬先生給我的印象，真倒使我感動！唉！讀書人竟

竟是讀書人！

李：江先生，您現在認識清楚了吧？

江：認識清楚了，認識清楚了。

李：我早就知道要惹禍，我一個勁兒的往外送，您還一個勁兒的往里提，大嫂子也說，不讓他知道就是了！不好，下鄉老趕集正碰上！不行，孩子沒奶吃得也好想辦法。

華：我何嘗不知道呢，我還不是想盡方法，希望孩子能有奶吃。你看，這點兒事就惹他發了這麼大脾氣，迪之，你是知道的，他從來可沒對我這樣過，我真氣死了，等他回來我還得跟他鬧！

李：鬧什麼，大嫂子，說真個的，老馬這些日子也不好受，家里家外的儘這些不

幸的事，把他攪擾的到今天連「狂想曲」也寫不出來，他還不夠苦麼？（華已不語，轉身向江）江先生呵！

江：呵。

李：您看了方才這個緊張刺激的場面，還想結婚麼？

江：（只是竄以苦笑）

李：走，毛毛跟我出去，也讓我給媽媽提個催婚的偏方來。

華：迪之，你……

李：我忽然想起個催婚的土方來，讓我去找找看。（李領毛下）

江：無怪馬先生和李先生能做朋友，他們二位真是異趣同工。

（華無語，默默地為龍整理搖籃）

江：（默想了好半天，終於說出）馬太太，我……我現在想問您一句話……

華：什麼？江先生您說吧！

江：……假使我真的開了醫院，蘇齊媿是不是可以幫助我一塊兒做呢？因為

……因為方才我聽李先生……

華：江先生，您可不要怪我，我說話也是很直的，我覺得您還是同前方好！

江：噢，我還是同前方的好！

華：關於這件事，我聽說秦校長不也同您談過麼？

江：談過倒是談過。

華：他老人家怎麼樣說？

江：還不是同您一樣，不過，他說得比較具體點。

華：他怎麼說？

江：他說我是個很好的軍醫，應該仍回前方去，不應該留在後方，開甚麼醫院，

在他認為開醫院，尤其是私人醫院，目的多半是為謀利，因此就不會為八萬

大眾解決什麼痛苦，而便利的反倒是甯寬誠者流，但是把甯寬誠一類的人多

治活幾個，那人民大眾的災難也就越深。他說在前方工作生活固然很苦，可是做爲一個軍醫，他能夠救活千千萬萬的受傷士兵，能使士兵們把他視爲生命的護符，而有恃無恐的增加他們的戰鬥意志！那他所得到的一種愉快，將是任何代價所買不到的！

華：可是您覺得秦先生的話對麼？

江：對的，很好，當時我也真有點兒想回去，並且這些個月來院長也不斷從前方來信來電還有幾百個傷兵也簽名來函一致請我回去，不過，醫院是蘊青鼓勵我開辦的，如果我半途而廢，也許她一定失望，她會說這個人做事沒有恆心，不，我看我還得幹下去！噢！秦先生回來啦！（秦氣得匆匆走上）

華：怎麼秦先生，達文先生來了麼？

秦：甯寬誠這個傢伙，將來真不知要怎麼樣的死？

華：怎麼啦？

江：達文先生沒回來麼？

秦：那有這麼回事！完全是甯寬誠耍的把戲——我告訴你們，我同藍葉按着信裏約定的時間到了小樑子匯通大飯店，信裏本來註明是在大禮堂會見，等我們走進大禮堂，我們馬上就知道受騙了，我們那裏看得到什麼達文，原來今天下午兩點鐘是甯寬誠同藍青在那兒結婚！

華：呵！他們倆結婚啦？

秦：甯寬誠簡直是故意刺激藍葉，他遠遠地看見我們還對我們發着縮笑，假使當時不是藍葉一再的拉我，我真會跟他拚了這條老命！

華：小人，簡直是小人（忽見江向外走）江先生，您怎麼走啦？

江：（頭也不回地）我有點兒事去。（下）

華：哎！江先生可真是愛藍青，看他走的時候多難過！

秦：唉！不合理，一切都不合理！（馬入，華將頭轉裏）

馬：校長。

秦：你回來啦？

馬：您坐吧。（餘怒未平，直入套間）

秦：（訝然）怎麼？他跟誰生氣啦？（華不語）

秦：（立起喊）馬龍，馬龍！（馬應聲而上）

秦：馬龍，你跟蕙華吵嘴啦？

馬：沒有！

秦：沒有？

馬：是真的沒有校長。

秦：蕙華，是真的麼？

馬：是，是真的。

秦：那就好，（沉了沉）記住，我們除了和富貴談那個人可以吵可以罵可以打之

外，我們自己可絕對應該和睦，現在我們過着這種不合理的生活，真是相見還怕愛得不夠，相助還怕助得沒有力量，怎麼自己還要跟自己吵！

（馬華默然）

秦：（問馬）你的一狂想曲一寫得怎麼樣了？

馬：我……我恐怕永遠也不能把它完成了。

秦：看你又消極啦？

馬：（轉堅強）不，我早晚一定要把它寫出來！

秦：喏！這才是馬華！好，我先回去看看。

馬：……

（我今天約了個朋友到家里來，同他談談我回北平的事。我回頭來。（下）

（秦去後，馬華二人誰也不睬誰的悶坐在那裏。不久，只見華從床上跳起

，翻身下床）



馬：你做什麼？（華不理，低頭穿鞋）

馬：（擔心她下床，急奔過去）你做什麼？

（華仍不理，從床下拉出一只皮箱，放床上收拾衣物）

馬：你打算怎麼樣？

華：你不是叫我走麼？我走啊！

馬：你？

華：呃，這就有這點兒骨頭！

馬：我問你還有完沒完？

華：沒完，我說沒完就沒完！

馬：（咆哮）好好好！鬧吧！不要臉索性大家臉都不要臉！

華：你才不要臉！

馬：我不要臉，我不要臉就不會過這種窮日子，（奪箱）你做什麼？

華：放手！

馬：（暴跳）好！我看你到那兒去！

華：我願意到那兒去，就到那兒去，死了你也不用管。

馬：你真是耍瘋啦你！

華：都是你惹你的。

馬：你不留人家的東西我會發脾氣？

華：那不是爲你，也不是爲我，還不是爲的孩子？

馬：那我爲孩子也爲你，爲我，爲我們一家！

華：爲我們一家？

馬：呃！爲我們一家的榮譽！

華：我不管，我只知道救孩子的命要緊。

馬：我寧肯要榮譽，不要命！

華：「唉！不錯！你真是個英雄！」

馬：「痛苦地半天說不出話」——總要辭華，我被壓得已經喘不過氣來，我轉過身，又一次一樣的燃燒，我的心低沉的都要斷掉！旁人欺負我，你欺負我，難道你自己自己的話都忘了麼？你！你說你不怕吃苦，什麼樣的苦你都能吃得下，你誤！說你跟着我像佩帶了無上的光榮勳章一樣，你（跑去搶箱）不的走，你不能走！（箱被摔落，衣物散滿地）（馬之拐杖忽倒，華大驚，急往扶之，馬於此互抱大慟）（龍亦於此刻哭起）

華：（將龍抱起，停了片刻，問馬）你拿提琴做什麼去？

馬：「還不是想把他賣掉！」

華：「賣掉！你怎麼能把它賣掉呢？」

馬：「可是孩子沒奶吃怎麼辦！我想把它賣掉的孩子買點奶粉吃，誰知道奶粉會不肯收買？」

李：不，你不能賣掉了他你的狂想曲還沒做出來，又沒有鋼琴就留他用一用吧！

馬：哎！狂想曲我真不知何年何日才能完成它！

（毛手提鯽魚四五尾喊入，李後跟隨）

毛：媽媽媽媽，魚，魚，李叔叔給你買的魚！

李：看，這個催奶的偏方怎麼樣？

（望着面前幾條歡天喜地的活鯽魚，感動的幾乎淚下）

老李：那麼貴的魚，你那裏來的錢買？

李：我也用不着瞞你們，我是買鞋不夠，湊也湊不足，索性把它用掉算了！

馬：那……那……

李：那你們就不必客氣！毛毛，去拿個盆來，把魚放在水里養一養。（毛出門下）

馬：大嫂子，老馬，我可得跟你們談談，我覺得孩子沒奶吃的這件事，現在在你家裏比世界大事還重要，總得想個澈底解決的辦法，你們說對不對？

馬：可是你有甚麼辦法沒有呢？

李：我沒有辦法呀！我不過是覺得這個問題是應該把它解決就是了，我想……

華：你不用說迪之，請你不要說，我真有點兒駭怕……

李：怕……

華：我昨天夜裏我做了個夢。

李：做夢……

華：我夢見龍龍沒奶吃，也想不出個辦法來。最後我們把龍龍拋到大江裏，最奇怪的是龍龍被拋到江裏之後，他并不沉下去，他就漂在水面，他哭，他叫他順着江流往下流，看見龍龍掙扎的那樣可憐，我後悔了，我哭，我喊，我像瘋狂樣地順着江流往下追，我恨不得再把他抱回來，但是我追不上他，我終於眼看着他哭着，叫着，順着江流流下去了，所以，迪之你不要說！

李：不不，大嫂子，這是夢，實際上我決不會主張把我們的龍龍扔掉，我是想了

個絕妙的辦法。

馬：絕妙。

華：不，迪之，你不要說。

李：我說了您不同意也沒關係呀！我是想這麼辦，你們把孩子交給我，我到市上去找奶媽，等價錢講好了，我就把孩子交給他，我對他就這麼說：好，你試試看，看我的孩子吃不吃你的奶，等他解衣喂奶的時候，我就溜走了，你們看，孩子既有了奶吃，也有了人看管，辦法還要多妙？走老馬，你把龍龍抱給我。

華：不不，這是怎麼回事呢？一個女人出來當奶媽已經夠苦了，怎麼還把孩子交給他養？不行，這不是好辦法！

李：那麼痛痛快快就把孩子送到育嬰堂去！

馬：育嬰堂？

李：怎麼樣，據說不錯呀！

華：不，我不相信育嬰堂！

李：你不相信育嬰堂？

華：是的，與其讓孩子死在育嬰堂，就不如讓他死在我的面前！

李：大嫂子，不會的！

華：不不！（李急向外走，隔牆呼秦）

李：（外）校長，校長！

華：老馬，你去把迪之叫回來！

李：（外）校長，校長！請到十四號來一趟。

馬：（外）老李！老李！

李：請您到十四號來一趟！（李馬同返）

華：迪之，你請校長過來做甚麼？

李：徵求徵求他老人家的意見吶！我們看他老人家怎麼主張！

華：不用問，那一定同你一樣。

李：那你就服從多數的好嘍。

華：我不！

李：叫你說。除此之外還有什麼更好的辦法沒有呢？

華：不……

李：儘搖頭怎麼能解決問題呢？（秦入）

秦：噲！校長來了，校長您這坐。

李：甚麼事？

秦：迪之——

李：哎呀大嫂子，您先聽聽好不好？

秦：怎麼？馮龍同蘆華吵嘴啦？



李：吵嘴已經是過去的事了，現在是想同您商量件事。

秦：有什麼事商量？

李：您看，這個孩子生下來就沒有奶吃，家裏現在能賣的都已賣完了，能吃的也都吃光了，人家登報啓事徵求下江奶媽我們不但不夠資格，現在就是想買一罐奶粉，那都比買一隻軍艦還要困難。孩子是成天哭，小身子已經像把乾柴，老馬和大嫂子呢，瘦的瘦，病的病，頂到今天，狂想曲也狂想不出來，方才兩個已經開始吵嘴，照這樣下去那還得了，所以我主張把孩子送到育嬰堂去，您認爲這個辦法怎麼樣？

秦：這個問題用不着多加考慮，那就把孩子趕快送到育嬰堂去！

華：（含淚）不，校長……

秦：蘊華，你捨不得是不是？（華默然）

秦：世界上可以說沒有一個母親捨得離開他的孩子，但是蘊華，這是沒有辦法的

事你應該堅強一點！

華：校長，送育嬰堂——這不好！

秦：有甚麼不好呢？你以為我們窮，生了孩子自己養不活送育嬰堂這是件可恥的事麼（搖頭）這沒有什麼可恥，我告訴你，整個抗戰光榮的歷史，這就是這樣用血用淚寫成的，而全世界愛好自由和平的人民在這次戰爭中所稱贊我們的，所敬服我們的，還就是因為我們中國人有這點兒艱苦奮鬥的精神！所以我說在今天做為一個中國人，我們沒有甚麼可恥，而可恥的倒應該是他們，是甯寬誠那流人物！蘊華，你應該聽從我的勸告，馬上把孩子送到育嬰堂去，說不定這倒是這個小生命的一線生機；否則，你為愛他反而會殺害了他，你不但有虧你做母親的天職，而且還要成爲一個殺害中華民族生命的罪人！

（華辛酸掩泣）

秦：蘊華，你就這麼辦吧？

華：（痛苦地點了點頭）

秦：那就讓我親自把這個可憐的孩子送去！

華：不，校長，那您太累啦！

馬：還是叫我去吧！

秦：不，我覺得我應該做這件事情！

李：校長，我看最好我同老馬去吧！您看天馬上就要下雨了。

秦：沒關係，就是死在路上我也要去。別耽擱，趕快把孩子給我！

華：（準備抱那）校長，我希望能允許我隨時去看他，等能把他抱回來的時候，

最好是讓我把他抱回來！

秦：我想一個具有良心的人，救這個孩子應該是無條件的——你就趕快把孩子給

我吧！

李：好讓我陪您去！

華：對，由之你陪校長去吧。（正欲抱龍，見毛在門外）老馬（指毛）毛毛就在

門外頭，你去把她騙到套間去，不然，她看見了，定要鬧得不依的！

（馬已悲不能言，悽然不能動）

李：你哭甚麼呢？快！

馬：（拭淚）到門外喚毛）

馬：毛毛，毛毛來，這屋裏還有大魚來！

毛：（人）你騙人，我不去！

馬：真的，來呀！（毛用驚異的眼睛瞅着室中所有的人）

李：去毛毛，真的，真有魚。（毛用小眼睛轉向自己的母親）

華：去吧，跟爸爸去吧！（毛入套間）

（華迅將龍抱起交秦）

秦：（雙手抱起瘦小的孩子，滿眶熱淚）馬龍，今天你可以知道，我們爲甚麼渴

望要做一個民主國家的自由幸福的人民！同時，這也可以使你知道，你是應

該怎麼樣的寫你的狂想曲！（秦轉身欲走，被華喚住）

華：（急上）（指房角晒着的小褲小衣）馬龍，你把龍龍的小褲小衣，也拿下交

給校長吧！

毛：（內）爸爸！魚在那兒啦？

李：（搶步過去）我來拿（推馬）你進去吧！

（馬歛淚投入套間）

（李取得龍之小衣褲後，隨秦急下）

（華起身，憑窗目送，轉身見搖籃，悲不可抑）

（俯視着空空的搖籃）我的孩子！（身伏搖籃，泣不成聲）

（暗轉）

第一場

當天的午後，來了陣狂急的大雨；風，叫嘯，雷，怒吼，雨流滂沱；來勢的兇猛，像要吞沒這山城。

（屋子的光線，更顯得幽黯；每次電光閃爍時，這屋子里的人，和各種用具都發着銀光。）

馬龍，此刻又在伏案製曲，繃華，神色悽然地收斂搖籃。

（華，挾着搖籃走往套間，正遇見毛毛從里面走出）

毛：（拉住搖籃）媽媽，弟弟呢？弟弟呢？（華默然）

毛：媽媽！弟弟呢？我要弟弟！

華：走開，讓我進去。

馬：毛，到這兒來！

（毛奔向馬，華下）

毛：爸爸，弟弟呢？弟弟往那兒去了？

馬：弟弟跑了，把弟弟送到好地方去了；那個地方有好衣服穿，有好東西吃。

毛：爸爸，我也要去。

馬：弟弟有病，你沒病。

毛：不，我有病，我也有病。

馬：你有什麼病啊？

毛：我不知道，我要去，我也要去。

（華上）

華：毛毛，別儘在那兒攪，來，到這兒來。

毛：（奔華）媽媽我也去，我也去，我要去找弟弟！

華：我告訴你，你不要吵，過幾天我去看弟弟帶着你，你要吵可就不帶你去，聽

見沒有？

毛：媽媽，可真的要帶我去吻！

華：好……去，你拿掃帚，把屋里的地去掃一掃。

（毛習慣的持掃把下）

（藍，穿件杏黃色的雨衣，推門走進；他用蒼白的瘦手，搗去頭上的雨線，露出帶雨珠的長長青髮）

馬：蘊華！藍葉……了！

華：噢，藍小姐請這邊兒坐。

藍：（落坐）校長沒有到這兒來？

華：來過，有事情剛出去——生生呢？

藍：同錢媽在家里玩。（遞一紙包與華）

華：這是什麼（見藍面色異樣）怎麼？藍小姐，您不舒麼？



藍：沒什麼——這是江孝先江先生託我轉交給迪之的。

華：噢——您在什麼地方遇見他的？

藍：路上——本來他想親來辭行的，可是因為臨時有事，不能來了。

華：怎麼！江先生要離開重慶了？

藍：他說他明天就回前方去了。

華：老馬，你聽見沒有？江先生明天就回前方去了。

馬：他本來早就應該回去的——怎麼，藍葉，你是不是有病啊？你臉色不大好

華：（指馬）快轉這兒歌一歌吧。

藍：不，沒什麼——龍龍呢？

華：（低沉地）因為沒有奶吃，秦校長跟迪之把他送到育嬰堂去了。

藍：哦！孩子也跟着遭難！——毛毛呢？

華：他在那邊掃地。

藍：他倒還乖啊！

華：女孩子總是好一點——您沒有什麼事麼？

藍：沒有，我只是來看看你們，不要管我，就讓我在這兒坐坐罷。

華：噢！（縫補自己的線襖）

（靜了片刻，外面雨聲漸瀟）

華：（見藍咳嗽）夜裏睡不好吧？

藍：天天都夢見他！

華：夢見達文先生？

藍：我常常的夢見他，他臉上好像常常帶着笑，他招呼我，呼喊我的名字。

華：唉！真也奇怪，這麼些年就沒有有一點兒音信！

馬：藍葉，我聽這文先生說，他沒死的話，那也早晚會回來的，你不要一天老是在腦子里帶他，你就好好的帶着生生等着吧！

藍：恐怕我越等不到他了……（立起，身子搖了兩搖）

華：怎麼，怎麼直打我呀，這是窮一窮吧！

藍：不，我要回去！

華：這陣別發火，不好走……

藍：沒關係，我來的時候，道不是有雨。（取雨衣，替她披好）

馬：（站起來替她）藍葉，你就等一會兒再走好不好呢？

藍：回去！看生生找我。

（藍葉着話把雨帽戴上，等走到門口處，身子又搖了一下，自己忙用手扶住

了門欄）

馬：（關切地）藍葉，你沒有什麼事麼？

小人狂亂

藍：沒有，我只是來看看你們……再見了！

馬：再見！

藍：走好！

藍：再見了。（下）

（藍去後，跟着一陣雷閃風驟）

馬：吸！天天夢見逸文，逸文！逸文！可是逸文先生現在不是還在人間？這真

是伴令人苦悶的事。

藍：藍葉的身體也真是越來越壞了！你看站都站不穩直在那兒打擺，多怕人啊！

馬：如果看一普通文先生的筆記，兩者他無論是在參加北伐時候對軍隊的演講稿

或者是他在五卅，在上海，在南京，在武漢，以及濟南對各大學的學生們

的演講，那我們可以知道他是個時代的先驅者。如果他能致力國家政治，那

他將來一定非是個深識政治的大政治家不可，可惜，他現在不能在我们的眼

前。

華：所以人們都如飢如渴的懷念着他，想望着他！

馬：尤其是藍葉，我一看見他那副痛苦的面孔，我真恨不得違文先生忽然推門就一步走進來；那藍葉不痛苦了！我們大家也就不痛苦了！

華：真是！就希望能有這麼一天吧，不然，藍葉萬一死了，留下來這個孩子可怎

麼麼辦呢？

馬：那可真是使人大難過了！尤其是校長，他多麼喜歡她？他真像保護自己女兒

一樣的愛護藍葉！

華：唉，藍葉的命真是真苦！（門開來李持傘上）

馬：（急步迎出）回來了迪之，校長呢？

李：都濕了，回去換鞋換襪子去啦。——好大雨好大雨！

馬：路還不遠？

李：夠遠的，龍門浩過江還得爬個山頭！（看看自己泥腳）好大雨，都濕了，都濕了！

華：（把一盆水和一雙拖鞋，放在李的面前）路上龍龍沒有哭？

李：（溜足）沒哭，沒哭，抱了他一路簡直笑了一路，就一直笑到了育嬰堂！我告訴你老馬，其實早就應該把孩子送去。

馬：怎麼？

李：那個地方真是太好了！規模可真不小，一片新建的洋房，陽光充足，空氣新鮮，孩子們在里面不但有人奶吃，而且還有牛奶吃，兩三百個孩子，就僱用了兩三百個奶媽，後院還養了三四十頭牛，里面有醫生，有看護，每個孩子都還有一個專任的保姆，幾百個孩子吃得都是胖胖的，活潑潑的，小臉蛋兒都白里透紅，紅里透白，簡直像個圓溜溜地小蘋果。

馬：噢！

李：一個個的孩子都穿着雪白小睡衣，每個人一個小床，小床上有蚊帳，蚊帳上面掛着玩具，有涼蓆，有涼枕，還有一大盆花布被。真是有美皆備，無虛不臻！（穿拖鞋）大嫂子，您不必再難過了！您大可放心了！

華：聽之，我要隨時去請龍龍，能把孩子抱回來的好時候，我還是要抱回來，這當心別人家說柳打麼？

李：聽了，我告訴您，巧得很，原來這位寶嬰堂的堂長還是我們校長在美國時候的老同學，他毫無條件的把龍龍放下，隨時可看，隨時可領回。沒問題，

一切都沒問題！

華：（才有一絲微笑）那就好，——怎麼，你衣服也濕成這個樣子了？

李：沒關係沒關係，——實在也沒辦法，只買了一把傘，圍住了大人，淋不了小孩子，孩子，應得了小孩，又顧不得大人，結果，我同校長都洗了個冷水澡。

馬：等會兒再說，趕快到里邊去換衣服。

李：沒關係，沒關係！

華：不行，還要生病的，去，老馬的衣服就在床上。

李：算了，算了，一會兒就乾啦！

馬：少廢話，趕快換！

李：噯！你看多麻煩！好，換衣服換衣服！（入套間）

華：（望窗外雨）這下子可把校長累壞了！

馬：（歸坐製曲）我真擔心把他老人家淋病了！

李：（內）老馬！

馬：呵。

李：（內）我告訴你，我剛纔到嬰育堂，發生了很大的感觸。

馬：你想到什麼？

李：（內）老馬。

馬：呵。



李：(內)大嫂子！

華：(內)啊。

李：(內)我想，我想我現在如果是個小孩子，也在那小床里這麼一躺，有多好

哇！(華李笑)

李：(內)你們不要笑，你們想想看，如果我現在是個小孩子，等三十年後再長

到這麼大，那時候中國無疑的是個自由幸福的國家。那我該多麼幸福啊！

馬：(含笑)可是三十年後中國還不能是個自由幸福的國家，那你怎麼辦呢？

李：(內)那……那我再縮在小床里去躺三十年。

(華馬捧腹)李穿馬的一套肥大的衣服走出)

李：好，多少日子沒有洗澡，這場雨可沖乾淨啦。

華：(把盥洗來的紙包遞李)這是江先生給你的！

李：江先生？(接過，立刻想)噢，知道了！(把紙包仍還華)

華：什麼？

李：您拆開看吧，一定是副眼鏡。

華：（迅將紙包拆開）果然是副眼鏡！

李：如何？

華：唉，這位江先生真是個老實人！

李：您說我怎麼忍心把它踩個粉粉碎呢？我看我往下這麼一踢，那非要从這副眼鏡鏡框里嘩啦啦的流眼淚不可！算了，等他明天來了，還給他吧。

華：還給他？明天他就回前方去了。

李：怎麼，明天他就回前方了？

馬：江先生，是沉默地回到前方去了！

李：唉！到今天，我對這位江先生倒很表同情！

華：我真後悔，我這次真不應該把繆青帶到重慶來。

李：這倒還是句實在話，如果把她留在北平，即使跟了漢奸新貴們結婚，讓人

背地罵上一句漢奸的老婆，我看也倒還「名正言順」您看跟甯寬誠算怎麼回事？非官非商，非驢非馬，非人非鬼，您說他可算個什麼東西？——對了大嫂子，聽校長說甯寬誠同蘊青結婚，甯寬誠這小子又刺了藍葉一下子？

華：可不，剛才藍葉到這兒來過，我們看他很難過，所以問也不敢問，提也不敢提。

李：唉！這位小姐也是個悲劇角色，叫什麼名字不可以呢；叫藍葉，樹葉子都發了藍啦，您說夠多悲慘？——哼！太懦弱！懦弱的連睜開眼睛看看太陽的勇氣她都沒有，這可怎麼抬頭做人嚟。

馬：（製着曲，似聞門外有人）誰！你們聽聽是誰？

華：是校長吧。

馬：不是。（立起外走）

李：大嫂子，我好像有一種預感，總覺得達文先生他有一天准會回來。

華：呀！這外邊來的不會是他麼？

馬：（外）誰——甯寬誠？

李：甯寬誠？（突然大怒）老馬老馬，不要叫他進來，不要叫他進來！我不願看他那副面孔！

馬：（外）好，請上來吧！

李：是他是他，老馬老馬，不要叫他進來，……大嫂子您快去告訴老馬，阻止甯寬誠上來！

華：不會是他吧，如果是他，老馬也不會讓他上來的！

（李作手勢催華速去）

華：（不能不去）老馬，老馬。

馬：（返入）你們喊什麼？不是甯寬誠，是甯寬誠的一個朋友！

李：甯寬誠的朋友也不叫他進來！甯寬誠還有什麼好朋友！

馬：是個女的。

菲：女的？

（周寶蓮一步邁入）

蓮：Hello. May I come in?

菲：（厭惡地）是她。

蓮：菲絲蕭，請你告訴我，我找了個多少日子，到處都找不到他，我真是急壞了，我交給他五萬美金，五件貂皮大衣，五個四克拉的鑽石，八個埃爾金的女錶，有唐朝的字畫，康熙年間的古磁，很多很多的珍貴的東西，我是託他乾媽出手的，可是他一直拖延我，本來他住在上清寺或是知微的，可是他因為同令妹結婚又蓋了一所新洋房，我……

李：喂喂，請問你是找那位呀？

蓮：找留寬誠啊！

李：我以為你是我前賣行的老板呢，對不住得很，這是馬公館，沒有他家的，請  
出去！

蓮：（愕然）Oh! How can you be so rude! 你這個人怎麼這樣沒有禮  
貌？

李：（故意地）「禮」帽？我不穿禮服那兒來的禮帽。

蓮：（更氣）你是什麼人？

李：中國人！

華：（攔勸）呃！你為什麼不到羅道次做買賣找他呢？他在英商銀行對面  
？

李：我找過的，他們已經舉行英商銀行了，每星期！

華：那就沒有辦法了，我告訴你，他現在住在什麼地方要幹什麼事。

李：不知道！

華：是的。

蓮：I don't believe you！你們是親戚，他住在那兒你們會不知道？

華：我們實實在在是不知道，我的妹妹雖然同甯寬誠結了婚，可是我們並無來往。

蓮：（冷笑）I don't be believe it！I t'sa lie 這簡直是騙人，你這話也只能夠騙騙小孩子 I don't believe it！

華：你不信我可有什麼辦法。

蓮：（急的幾乎流淚）I don't believe it！I don't.（坐下）

馬：（被擾的難以工作，面有愠色）喂，這位小姐我問你！

蓮：什麼？

馬：你說旁人沒有禮貌，請問你世界上那一國人打聽人有像你這樣打聽的？……我現在實實在在的告訴你，請你相信（指華）她，是蘊青的姐姐，我是蘊青

的姐夫，我們就因這書同甫寬誠結婚，已經斷絕關係，不相往來，因此，我們同情寬誠也不是什麼親戚。至於他的新洋房，我們既未去過，也不曉得，我們這兒都有工作，都很忙，就請您到旁處再打聽打聽兒！

蓮：No, I don't want to. I 我不走，我不相信你們不知道，你們一定是不肯告訴我。

華：奇怪，我們如果知道爲什麼不告訴你呢？

蓮：你們是親戚呀？

馮：見鬼，誰跟他是親戚！

蓮：你們，你們跟寬誠是親戚呀！

馮：豈有此理！我已經對你說過了，我們沒有他那門子親戚！

蓮：I don't believe it!

馮：隨便你相信不相信（收拾曲譜）這是那兒的事！（拂然走往套間）簡曉雲



開！

蓮：（追馬）喂喂！你要躲到那兒去？

馬：躲到那兒去！我又沒拿你東西我躲你做什麼？

蓮：哼，說不定我的東西就在你屋里？

馬：（勃然大怒）好，你找吧，不錯，不錯，我和甯寬誠不但是親戚，而且是同黨，騙來的東西，都藏在我這里，我這兒就是窩主。我同他一塊兒分贓。一塊兒分贓！……真是見鬼！（怒下）

華：（勸解）請你到旁處打聽打聽去吧，我們真的斷絕了關係，他們結婚，我們都沒去。

蓮：誰知道你們去了沒去。

華：說話要有理性，不能儘胡鬧。

蓮：甯寬誠住那兒，你們說不知道，那說什麼我也不信！——It's a lie ! a lie !

華：我們騙你有什麼好處呢？

遠：你們怕我找到甯寬賊啊！

華：我們怕你找到甯寬賊？

遠：你是蘊菁的姐姐呀。

華：（厭惡地）請你趕快出去吧！我們沒有功夫同你談。

遠：我不走，你們一定知道！

華：真沒見過這種女人！（下）

遠：I don't believe it ! I wan't go !

李：（坐在那兒冷冷地）生活太高了，重慶的瘋人是越來越多了！

遠：What did you say ?

李：我知道，我知道你是個瘋子！

遠：I am crazy .

李：呃！——（緊接着就說了一大串話；但這一大串話，不像中國話，也不像法國話，更不像俄國，法國和意大利的話，而是令人難懂的，在這個地球上，所有人類語言史中沒有聽見過的一種語言）

蓮：（聽得茫然不解）你……你說的是什麼話？

李：（急至門口，向外怒指）GET OFF!

（蓮，倉皇而逃）

（華出）

華：走了麼？

李：走啦；——————無怪有人說，外國發出機器，中國發出寶器，感這這這這這

一寶？

（馬急從里間喊入）

馬：老李老李！（舉起手中的曲譜）看！

李：怎麼樣！「狂想曲」完成了？

馬：完成了！

李：（喜歡地吼叫起來）——金子，金子！（熱烈地抱馬，吻馬）金子（對馬）

大嫂子，校長一點兒沒說錯，老馬真是塊金子！（低頭亂找）

華：你找什麼？

李：傘呢？我去請校長來！

（秦入，在外面答了話）

秦：用不着請校長，校長來了！

（衆笑哄然）

李：校長，老馬的（狂想曲）已經大功告成了！

秦：真的麼？

馬：（把曲譜對秦打開）您看！

秦：（急步至曲譜前，閱看一下，欣快地）金子，金子，蘊華，馬龍真是塊金子，好，我們來坐，馬龍，把你的「狂想曲」讀一遍給我們聽聽。

馬：好。

李：（送椅）校長您這兒坐，大嫂子您坐這兒，我站這兒，老馬，開始罷！  
（馬正欲讀）……等一等老馬，（隨手從身後拿起一把磁壺來）你要不要喝點水？

秦：哎呀，這又不是唱京戲，還要潤潤嗓子——馬龍，開始吧！

馬：好！（於是靜靜地朗誦）

我懷着滾燙的心，

吞嚥着熱淚！

淚珠彈響我的心弦。

歌唱出我的心聲！

✕

人民把血肉去換自由，

自由就應該屬於人民，

不能再遲疑，不能再等待，

這是人民的世紀，

這是民主的時代！

✕

人民把血肉去換自由，

自由就應該屬於人民！

團結，光明的前途，

分裂，黑暗的深淵，

爲了國家民族的光榮！

✕

✕

✕

✕

四萬萬五千萬，應該像兄弟一樣的親愛！

x

x

人民用血肉去換自由，

自由就應該屬於人民，

讓好的，美的，善的發揚進步，

讓壞的，醜的，惡的淘汰殘廢！

人民如果信仰堅定，

那抗戰建國都不難！

x

x

x

人民把血肉去換自由，

自由就應該屬於人民！

四萬萬五千萬團結起來，

趕快把法西斯日本打敗！

趕快，

趕快！

趕快，民主團結！

趕快，人民當權！

民權，民族，民生早實現，

中國歷史輝煌空前，

中國歷史輝煌空前！

秦：馬龍，好的，這才是今天全中國人民的「狂想曲」！這才是全中國人心願的

呼聲！好，你唱，讓我們再唱到偉大的日子！

馬：好的！

（馬正準備歌唱時，錢媽忽跑來）



錢：（從外面喊起）馬太太，馬太太，秦校長在這兒沒有？秦校長在……囉，秦……

華：什麼事啊，錢媽？

錢：我們太太自殺啦！

秦：啊！

華：自殺啦？

李：剛才不是還到這兒來過麼？

錢：是呀，從這兒一回去，就出了事了！

馬：你怎麼發覺的？錢媽？

錢：我告訴您，她從這回去的時候，我正在外間屋陪着生生玩，我看她的臉色不大對，就担心的不斷隔着竹簾子往她的屋里瞧，過了一會兒，我就看見她梳起頭來，擦粉，打胭脂，把平常自己最喜歡的一件沿花邊的藍旗衫也穿在身

上，把一雙舊的高跟鞋也穿在腳上，當時我就奇怪，心說：大下雨的天，她穿這麼整齊可做什麼？我就問她，我說：藍小姐，外面下這麼大雨，您還出門麼？她說：我不出去，我說：您的臉色可不大好看，還是躺下休息休息吧，她說我也就是想休息休息，以後，我就聽見幾下她在床上翻身的聲音，聽見她高跟鞋子碰床欄杆的聲音，以後，就再也聽不見什麼動靜了，我以為她是睡着了，怕她受涼，我就進去想給她身上蓋點兒東西什麼的，誰知道她已經死啦！

華：那她到我們這兒來的時候，一定是已經服過毒了！

馬：無怪她的臉色那麼難看。

秦：錢媽，生生呢？

錢：他在門外頭哭，不肯進來！

秦：（立起）在那兒？

錢：（對門外）生生，進來，秦伯伯喊你——秦秦？他來囉！

（生，臉上帶着淚珠，放着小腳步悄悄地進入）

秦：（發着顫動的聲音）生生！

生：伯伯，秦伯伯！

秦：（抱生入懷）不，不！我不是你的伯伯！……我是你的慈父！

（衆開驚訝）

華：祖父！

秦：這文，他是我前房留下的孩子，他原名叫做秦子耀，并不叫華文。他因家裏他的繼母不能相處，隨家出走。二十幾年不通音訊。如果我不尋他，他這輩子怎麼看見了他的照片，我真不會知道這文就是我的兒子秦子耀。他這幾年經歷過多少過，幾時她把這文帶來或者尋到這文的家裏，她就想把這文帶回家，因為這文可以安心的死去，所以我一直隱瞞在心里，不敢對她說這文的過去，怕嚇

知，她……她是死了！

華：（痛苦地）不難過，秦先生，生生……還有生生！

錢：哎！你看她死得多安靜啊！（用衣角拭淚）

秦：可憐她死得並不安心！我知道，她並不安心！

李：真的，達文先生現在到底在那兒了呢？

秦：我知道，他並沒有死！

錢：（同時）沒有死？

華：沒有死？

秦：我相信有一天他必定會回來，因為你想他，憐惜他，這性善人必能……

辜負我們渴望他的心！

李：那您就不要難過了！

錢華：對，您就想開點兒吧，不要難過了！

秦：（拭淚）我不難過！——錢媽。

錢：呵！

秦：你去，你去把你們太太同達文訂婚的戒子，和達文的那管自來水筆，都賣了，給你們太太買棺材吧！……我回頭就來！

錢：好，我去！（下）

秦：馬龍！

馬：（悲痛已極）……

秦：藍葉她一生缺少戰鬥精神，所以懦弱自殺而死，他不能堅持下去等待着達文歸來，這實可惋惜，但她現在已死，算是過去了，我們不再管她，來，（把生生抱坐膝上）你……你唱你的，你唱你的狂想曲！

（馬涕泗交流，悲不能唱）

秦：馬龍，唱，不要難過，你唱。

馬：校長……

秦：你唱，你唱！

華：老馬，你唱吧！

（在遠雷電閃，和風嘯中，滿腔悲憤的馬龍，歌唱出他的狂想曲。）

我懷着滾燙的心。

吞嚥着熱淚！

淚珠彈響我的心弦！

歌唱出我的心弦！

×

×

×

人民把血肉去換自由。

自由就應該屬於人民！

不能再遲疑，

不能再等待了。

這是人民的世紀。

這是民主的時代！

※

×

×

人民把血肉去換自由，

自由就應該屬於人民！

團結，光明的前途！

分裂，黑暗的深淵！

爲了國家民族的光榮，

四萬萬五千萬，應該像兄弟一樣的親愛！

×  
人民把血肉去換自由，

自由就應該屬於人民！

讓好的，美的，善的發揚進步！

讓壞的，醜的，惡的淘汰滾開！

人民如果信仰堅定！

那抗戰建國都不難！

×

×  
人民把血肉去換自由，

自由就應該屬於人民！

四萬萬五千萬團結起來！

趕快把法西斯日本打敗！

×



趕快！

趕快！

趕快民主團結！

趕快人民當權！

民權民族民生早實現！

中國歷史輝煌空前！

中國歷史輝煌空前！

（馬龍歌罷，兩舞天晴，一道多彩的虹光，明亮地出現在蔚藍的天上）

（幕落）

## 第四幕

冬天，山城落雪了。大地上的一切生命，在隨冷的寒雪中，都爲懼縮，希冀着，充滿着寒戰的恐怖和生之欲望。

深黯地馬龍房屋，這時被外面的雪天反映，光線倒顯着異常清明，雪花，落葉般的飄落，打着玻璃窗沙沙作響。

毛毛在一只特製的小型方桌上疊摺紙燕，生生靜靜地坐在毛毛的對面；他雙腮腫的小手托着面腮，凝神地旁觀。

蓮華是很喜悅地樣子從套圍把龍龍的搖籃搬出，仍然放在原來放盪的地方。然後，見他一件一件的向搖籃裏鋪着小褥小被。

毛：哎呀，你不要動，你不要動好不好！

生：我要！

毛：你勸壞了呢？

華：毛毛你是姐姐，給弟弟玩。

毛：我還沒疊好呢，看！都搶壞了，燕子尾巴都給他搶歪了！

華：（過去看，微笑）可不是麼（撫生頭）別勸啊生生，看姐姐疊，疊好了就給你。

生：我要！

毛：我是給你呀！（忽見搖籃急奔過去）噢！（圍着搖籃轉）媽媽，你拿他做什麼呀？

華：弟弟就要回來了。

毛：弟弟！弟弟就要回來了？

華：呃，爸爸去接他了，一會兒就來了。

毛：真的？

華：真的！我問你毛毛，你要不要弟弟？你如果不願意要，我們就叫爸爸再把他

抱走，好不好？

毛：不，我要我要！

生：（跑過去奪紙燕）我要我要。

毛：哎呀！我是給你呀！（秦入）

華：秦棧長。

秦：（揮着身上的雪）好大的雪，據說六十年來重慶從沒下過這樣的大雪。

生：爺爺，爺爺，（跑過拉秦手）

華：（替秦揮雪）您還是到那兒去啦？身上這麼些雪？

秦：到藍葉坟上去了一趟。

華：怎麼；您又……，

秦：（對生）去，跟姐姐去玩。

（生撇着小嘴不動）

華：去，跟姐姐去玩。

（生仍不動）

華：毛毛，你舅舅！

毛：來，你過來，我是給你呀！

華：快去。

（生還不過去，毛果然把疊好了的紙燕子給了池）

華：（微笑）他們倆玩的倒很好，您坐吧！（倒茶）校長；這幾天外面人心惶惶地，戰事的情形到底怎麼樣了？

秦：敵人已經從獨山撤退，不過牠隨時有再來的可能。

華：哦！

秦：哎！俗語說：吃一次苦要學一次乖；如果吃一百次苦，學不了一次乖，那一

百次的苦，就算白吃。你看，我們從開戰到現在吃了多少苦？然而到這次湘桂之戰，看着撤退的這種情形，真是過去所吃的苦都白吃了，並沒有學習到什麼。

華：哎！

秦：其實說真了，真是一語破的！在這次戰爭中我們最大的缺點就是武器不如人，然而我們還能夠打到今天，所以如果說我們今天最大的缺點是甚麼？那是人們的虛偽與自私——對了，蘊華，我今天到藍葉的坟上去，就被一願善良的心的深深地感動。

華：您遇見了什麼事？

秦：我走到藍葉墓地的時候，使我很奇怪的是坟前好像剛有人來祭吊過，我當時就想到達文，但是我看看坟前尚在燃着的臘燭，和焚化過的紙錢，我又不相信祭過的人是他，於是我就在墓前墓後的森林小道上，追訪起來。

華：你追到沒有？

秦：結果循着雪地上的足印被我追到了，原來是錢媽。

華：錢媽？

秦：錢媽哭得像個淚人，當我追到她的時候，她的眼睛裏還汪汪着淚水，咳……

中國少有這樣善良而忠心的僕人！

華：校長，我看藍葉的坟地，您以後也不必這麼常去吧？

秦：怎麼？

華：她既然已經死了，常去他也不會再活，再說也省得您每次去一趟，回來要帶

過兩三天。

秦：可是我今天不能不去，趙華，我正是想來告訴你，今天我娶走了。

華：怎麼？您今天就回北平去？

秦：是的，我覺得好機會已經到了，我很高興回去！我想置軍將來在台灣發展之

後第二個步驟，那就是在中國登陸，那時候盟軍需要我們人民協助內應，所以我想趕快回去，北平方面我的社會關係很好，我可以替國家做點事！碰巧，今天臨時有了便車！

華：您不能再在重慶住一個時期麼？

秦：不能，近來精神不大好，天天做惡夢！不是夢見藍蘋在我的面前哭，就是夢見達文同甯寬就兩個人，在決鬥！還是回去，——馬龍還沒回來？

華：今天的歌詠會是榮譽軍人主辦的，幾千個榮譽軍人爲慶祝他的「狂想曲」成功，在閉會後還要給他去按壓作爲紀念，然後他還得要到育嬰堂去接龍龍，大概還得等一會兒才回來。

秦：那我恐怕就不能等他了：那讓我在路上給他寫信，蘊華，你趕快把生生的東西給收拾收拾，我帶他走。

華：怎麼？生生也帶去啊？



秦：帶到北平把他交給他的祖母。

華：那路上多不方便，我看您就放在這裏吧。他同毛毛玩得很好的。

秦：不，生活那麼高，你們已經夠苦了，我不忍心再麻煩你們，把他帶走好。

（華只好進套間爲生生收拾東西）

秦：生生！

毛：生生，你爺爺叫你。

秦：這裏來。（生至秦面前）

秦：生生，你跟我回北平好不好？

生：好。

秦：回北平去看奶奶好不好？

生：好。

秦：那我們就得動身。

生：好，（將紙燕送還毛）

毛：（搖手）送給你吧！（生接過紙燕跑回）

秦：謝謝姐姐。

生：（又跑回去對毛鞠躬）謝謝姐姐。

（華上，右手裏提着個小行李捲，左手里提着一個小皮箱，在小行李捲的頭  
索上繫着一個小帳圍小草帽，在小提箱的提手上，繫着了一雙皮鞋和一個提  
瓷的小嗽口盃）

毛：媽媽，不叫生生走。

華：聽說，生生過兩天就回來！（對秦）再坐一會兒吧！

秦：家裏還有人等着，馬上就得走，再會吧！

華：再見！（二人握別）

華：您沒什麼話留給老馬麼？

秦：沒甚麼話，他是塊金子，我只希望他能永遠的保持他的堅強，保持他的覺悟，爲民主自由而奮鬥！

華：我替他謝謝您！

秦：生生，我們走吧？

毛：（流淚）不，媽！不叫生生走。

（生生不知所措，只是用發光的小眼睛瞅着祖父）

華：弟弟是要走的，弟弟有事去！

毛：（去拉毛衣）不，我不叫生生走，不叫生生走！

秦：再見罷！毛毛，我們就回來的。

華：（把毛的手拉開）乖，聽說，讓弟弟走吧！

（生生終於隨秦去，但他在出門以前，小手揉了眼睛）

（華送秦下，毛奔入套間）

（華返，見毛提鳥籠上）

毛：媽！媽！爺爺的鳥。

華：不要牠了，爺爺不能帶了。

毛：媽媽，你看，鳥爲甚麼直閉眼？牠病了麼？

（華提過鳥籠看）

毛：媽，鳥兒不吃藥，給牠點藥吃好不好？

（華望着鳥頻頻搖首）

毛：媽，你爲什麼直搖頭啊？

華：你看，他在裏面多難過呀？——缺血少水的！

（華說着，去把窗戶推開，這時外面雪瓣繽紛，似一片晶化了的光海，她把鳥籠打開放出黃雀，那黃雀好像立刻恢復了生命的活力，毫無眷戀之意的展翅飛走了，華與毛憑窗仰望着天空，仰望着飛去的黃雀，到遙遠的天邊）

（華感然掩窗時，毛突見馬歸來）

毛：媽媽，你看，爸爸回來了！（向窗外街上喊）爸爸，爸爸！

華：去，你去迎去。

（毛喊着跑出，華忙着整理搖籃）

（馬入，他手裏抱着龍龍，膀臂上掛着一包餅干，和一個鞋盒，他的拐杖這時已經不見，假腿已經配好，進門來毛就異常歡喜地抱住了馬的頸後（假腿）

毛：媽媽，爸爸的腿好了，爸爸的腿好了！

（華：有說不出來的一種心情，她流着淚，強烈地動盪着心，輕輕地把龍龍從馬的手上接過，龍龍在這時突然哭了，然而在華的帶淚的面頰上，泛起了笑容）

華：（親熱地偎着龍的小臉兒，唇裏滾着）嗚！嗚！嗚！不哭不哭，龍龍看見媽了

是不是？噫！噫！噫！看我們孩子見了媽哭的多委屈呀！噫！噫！……

馬：你就把他放在搖籃歇一歇吧？

華：不，先讓我抱一會兒，噫……噫。

馬：來，還是讓他躺一躺，路上他也夠累了！

華：（這才放下）怎麼樣，你今天演奏的還得意？

馬：很好，今天你沒有去，你如果去了，那一定要與你碰了。

華：噢！

馬：今天的樂隊，是全重慶管弦樂隊混合組成的，一個有八十人以上的大樂隊，合唱的榮譽軍人達一千五百人之多，這種大場面抗戰以來還是第一次，它發出來的巨大的音響，真是驚天動地，當時我就有一種奇異的感想，我想，這種巨大的聲音，也許不但全重慶都聽得見，全中國都聽見，甚至於全世界也誰都聽得見！

華：老馬，你們是準兩點鐘演奏的？

馬：是的，怎麼？你真聽到了？

華：不，我是在兩點鐘的時候，一個人兒在家裏想像過，那時我心裏說，現在兩點了，老馬他們開始演奏了，於是我馬上就看見你，看見你指揮演奏的那種神氣，在耳朵裏也就像聽見音樂和歌唱的聲音一樣。

馬：那是你太關切我了。

華：快把這杯水喝了吧……那是你買的鞋子？

馬：不，迪之把買鞋的錢給我們買魚了，頂現在還穿着草鞋，所以今天有了錢，我給他買了雙來……還有這送給你！

華：甚麼？

馬：這是我的一本歌曲集「狂想曲」也搜集在內，今天剛印好，而且是裝訂好的第一本。

華：（感動地把歌本接過，翻開第一頁）獻給蘊華！

馬：蘊華，我覺得這里面不僅是我一個人的心血和眼淚，實在也還有你的心血和眼淚，你收下做個紀念吧。

（華用感謝的目光望着馬，並向馬領首）

馬：（發現毛一人吃餅干）喂喂，毛毛，餅干不能你一個人吃嘞！（呼喚）生生，生生。

華：生生同秦校長走了。

馬：那也應該給他留點兒呀——毛毛給生生留一點！

華：老馬，秦校長已經回北平去了。

馬：怎麼，已經走了？幾時走的？

華：剛剛走。

（馬略思即向外走去）



華：老馬，你做什麼？

馬：我去看看，說不定也許還沒有走！（下）

華：（見毛用餅干喂龍）毛毛別喂他，弟弟不會吃，你到那邊去玩吧！

（毛下後，華從爐火上取夾煮好的米湯，她吹了吹冷之後裝瓶內與龍飲食）

（門窗被推開，藍青闖入，華轉身見青，不禁愕然）

青：（痛哭）姐姐！姐姐！（投入華懷）

華：（哀怨地）我早就料到這麼一天！——可是為什麼？你說，甯寬誠他對你怎麼了？

青：他怕日本鬼子打到重慶來，要到美國去，想把我一個人拋在重慶！

華：他！

青：呃！我不請你，我們打起來，我抓破了他的臉。

華：他怎麼樣？

青：他一氣跑掉了！

華：到美國去了麼——！

青：還沒有！

華：你打算怎麼樣呢？

青：姐姐，我不能便宜他，我不能叫他跑掉，我已經下了決心！

華：蓮青，當初你不聽旁人的話，現在可後悔了吧？（青痛哭坐下，華黯然地）

我看既然合不來，那就干脆跟他斷絕關係，讓他走他的吧！

青：不，那太便宜他，他騙了我，我不能輕饒他！

華：可是你到底怎麼打算呢？

青：我！（忽嚙住）反正我不做藍葉的第二，我不會自殺，我得討得住你們！我

告訴您姐姐，達文先生的失蹤是跟甯寬誠有關係，甯寬誠他吐露過實話，他

爲了藍葉害了達文先生！我！我對不住藍葉，我一定要替藍葉報仇！

華：蘊青，無論怎麼樣，你可不要胡來，要知道我們家裏還有一個媽！

青：姐姐，我真對不住您，您從小就愛我，我真不應該叫您傷心，我今天來向您懺悔，請您恕我過去的一切，但我已經下了決心，我總會對得住你們，至於我個人的命運將來怎麼樣，現在連我自己也不知道，姐姐，你忘了我吧！一切請不要告訴母親！（拭淚跑下）

華：（追去）蘊青！蘊青！

青：（忽又折返）我姐夫回來了，我不能見他，我實在沒有臉見他（尋隱身處）

華：你跟他說說不要緊的。

青：不，姐姐！你應該成全我，不能叫姐夫看見我（跑入牆角堆疊的箱棧）你要告訴姐夫知道，我就死在你的面前！（隱藏）（馬返）

華：校長已經走了麼？

馬：（悵然地）走了！

華：迪之也沒在家？

馬：沒有，門已經鎖了（稍停）我隔着窗戶向屋裏看了一下，校長在桌子上給迪之留了個字條，但字條上寫的甚麼，因為離得太遠，沒有看清楚。蘊華，校長走的時候，沒有給我留什麼話麼？

華：有。

馬：說什麼？

華：他說——他說你是塊金子，他希望你能永遠保持你的堅持，保持你的光彩，為民主自由而奮鬥！

馬：（泣感）十幾年來，我同校長從沒有分離過，十幾年來我都得受校長的教誨！他！真像我的父親（忽然轉念）蘊華，你怎麼不叫他老人家等一等我呢？爲什麼不叫他老人家等一等我呢？

華：我是叫他等你來着，可是他老人家說有人等他，非馬上走不可！

馬：（頓足）咳……（走往套間，發見床上有隻手套）這是誰的花手套？好像甚  
惹青的？

華：是我的，我也有這麼一副！

（馬下）

（華欲隨青出，適李走入）

李：迪之，校長已經回北平去了，你知道了麼？

華：知道了，我剛在路上碰見他老人家——大嫂子，您知道麼？我也要走了！

李：怎麼？你也走？

華：我告訴您，一向買獎券我從沒中過獎，可是這次壯丁抽籤，我抽中啦！

李：你抽中啦？

華：保甲長告訴我說：說我抽中上共抽壯丁五十七名，我很光榮——第一名。

李：那你要當兵去了？

李：怎麼？您看我這份還不夠資格麼？

華：不，一定是你說慌，我不信！

李：誰信，二十分鐘以前連我自己都不信，保甲長剛才對我說的時候，我都好像在做夢。可是事實總歸是事實，第一名，一點兒沒有錯。

華：你準備去不去呢？

李：去呀！我是合法的公民，我怎麼能不去呢？也好，人家想出洋的還沒辦法出洋，我這次到印度走一趟，還要坐坐飛機，飛過喜馬拉亞山，豈不快哉！

華：迪之，你好像很樂觀啊！

李：我就從來沒悲觀過！（笑）現在我比什麼時候活得都還有趣，這次出去。

我已經計劃好了，我同士兵們一塊兒生活，一塊兒工作，我可以給國內報紙寫通訊，我已經同報館說好了，稿費歸大嫂子您領，領來您就給毛毛龍龍他們買雞蛋吃，大人飲食可以不講究，可是孩子們的營養不能不注意。

華：那麼說，你是一定要走了？

李：說實在的，重慶也真沒有什麼可留戀的，而值得留戀的也就是你們這個家，在北平讀書的時候，我就從來不回我天津的破落戶，逢年對節就在你們家裏過今年夏天我失業的時候，夜裏常常失眠睡不着覺，好像常常聽見鷓鴣鳥淒涼涼的叫，我就很難過，他叫的聲音好像是說：「我到處沒有家，我到家沒有家！」現在我果然是到處沒有家了！

華：哦！死的死了，走的走了，只留下我同老馬在重慶，迪之，你想我們將是多麼寂寞呀？

李：想開點吧！大嫂子，……您不是還有一個好妹妹麼？

華：你說的是蘊青？

李：呃！就是她，您把我今天的話記住，她早晚有一天會哭着來見您的，您就等

着吧！我是非走不可了，（取堵上琴）也好，人家到美國去的叫做鍍金，我到印度就可以說是上道黑漆！怎麼老馬在家麼？

華：他在，你放下他的琴吧，看他又罵你。

李：您別騙人，我知道老馬今天有演奏會。

華：真的，他在家。

李：在家？——在家也沒關係，我是要走的人了，拉一天少一天了，就是挨頓挨，今天我也得拉！（李奏起琴來，但他今天所拉的並不是那些濫調，而是很誠情地，嚴肅地拉起馬龍的「狂想曲」來，這使華非常驚異。）

（李拉着琴，馬從套間走出，馬想告李，被馬暗暗阻止。）

（李與般勃勃的拉琴，馬悄悄地在背後竊聽，等李發覺時立刻把琴停住，但馬却叫他繼續拉下去。）



（於是半快意地拍一狂想曲一拉完，馬與他握手歡笑。）

馬：這是我生平第一次聽見你拉這麼好的琴——應該獎勵。

李：（忽見馬腿配好，驚喜若狂）你，你的腿！你的腿！（忽覺華把一雙新鞋掛在自己的頸項上）這……

馬：我已經知道你要到印度去，你應該有雙鞋穿！我希望你穿上這雙鞋要踏平日本三島，踢翻日本法西斯的老巢！

（李感動地說不出話來）

（突然地門外有人連呼馬龍，這聲陰沉可怖，衆人熟悉，他是甯寬誠的聲

李：甯寬誠！

馬：不錯，是甯寬誠的聲音！是甯寬誠！

甯：（門外）不錯，是我，是甯甯誠！

李：（大怒）不要叫他進來，不要叫他進來，我不願看他那副面孔。

馬：叫他滾開！不能讓他進來，別嚇了我的屋子！

甯：（外）哼！用不着這樣，誰想進你的屋子！沒話說，快叫蘊青出來跟我走！

李：蘊青！

馬：見鬼，蘊青，她還有臉到這兒來！

（華往開門，赫然一個陰影，映現在屋門上）

甯：（外）蘊華，你叫蘊青出來跟我走，不然我可要翻臉不認人！

華：你用不着鬧，她不在這兒！

李：大嫂子！你理他做什麼？

馬：蘊華！把門關上！

甯：（外）老同學閉上你們的嘴，我沒同你們講話，蘊華，趕快叫他出來跟我走！

我知道她在這。

華：你快走吧！她不在！

甯：那我可要不客氣了！走開，讓我進去！

（華速將門關上）

馬：揍他！

李：（與馬同時）她媽的，先給他個厲害看看吧！

華：你們不要出去，惹他做什麼！

甯：（用手杖急打門）開開，開開！

李：起來，大嫂子，讓我教訓教訓他。

馬：（與李同時）他媽的，找到我的門上來啦。

華：滾滾！怎麼這麼不要臉！

甯：（外）你叫蕪青跟我走，把我的手槍還給我。

華：手槍！

馬李：（同時）手鎗！

（緊急打門聲中，青從箱後立出，馬李大驚）

青：沒有你們的事，讓我出去！

華：蘊青，你拿了他的槍？

馬：您不用管！

李：（同時）蘊青！

青：（對窗）走，用不着在這兒鬧，我們走！

甯：（外）你把手槍給我！

華：（追出門）蘊青！

青：（外）您不要管，姐姐。你跟我回家去拿！（青隨甯去後，華返）

馬：蘊華，蘊青幾時來的？

甯：太瘦了，蘊青藏在屋裏，您怎麼不告訴我們？

華：（哀痛而憂心地搖頭）他很羞愧，很悔恨，自己覺着沒有臉面見你們！

馬：她同甯實誠鬧翻了？

華：呢。

李：爲什麼？

華：甯實誠想跑到美國去，要把蘊青丟掉。

馬：哼！這個萬惡的東西！

李：哼！我一看見他就氣不打一處來！你們看，看他那副像貌，圓圓的臉又矮又胖的身子，簡直像她媽個臭虫，可惜我的手不大，不然我一下子就把他媽的捻死。

(外面突來槍聲兩響，衆皆驚愕)

華：壞了！(急往外奔)

馬：蘊華。

李：(急攔門)大嫂子，您不要去！

華：你躲開，我去看看。

馬：蘊華！你用不着看。

李：您不用去！——老馬老馬，怎麼辦？甯寬誠一定把蘊青打死了。

馬：蘊青！

(警笛頻傳)

(馬急去打開窗，往街上看)

華：怎麼樣，老馬，你看見沒有？你看見什麼沒有？

李：大嫂子，您靜靜，您靜靜！——老馬，怎麼樣，是誰？

華：是誰？老馬，你說，你告訴我，你到底看見了沒有？是誰？是誰？

（馬從窗口默默走回）

華：是蘊青麼？

李：可是槍在蘊青的手裏呀！

華：老馬，你！……

馬：我沒有看見，我只看見許多人在街上跑，許多舖店在關門，在路燈底下圍着三大圈子人，只看見有兩三個警察的帽子在那兒亂鑽，除此，我再也不見什麼。好在公道自在人心！

李華：（同時）人心？

馬：人心就是法庭，就讓我們每個人的心，來給他們一個公正的裁判吧！

（全劇完）

沈浮戲劇集之三

小人物狂想曲

基本定價國幣五元二角正

外埠酌加郵費

著者 沈 浮

發行者 戴 行 遙

總發行 新空圖書文具公司

重慶民族路二二四號

印刷者 南 方 印 書 館

民國三十四年五月初版

有著作權  
不准翻印



兄弟膠：計股商封

# 82  
341132

976

查所准予出版劇本

新生圖書文具公司出版劇本

沈	浮：小人物狂想曲
沈	浮：金玉滿堂
沈	浮：重慶廿四小時
司馬英才	：新女兒經
周	彥：朱門怨
徐昌霖	：榮譽軍人
賀孟斧	：海嘯
趙慧深	：如此北平
尹伯休	：新水滸
姚蘇鳳	：之子于歸

小人物狂想曲

基本定價 \$ 5.20